讀書說

附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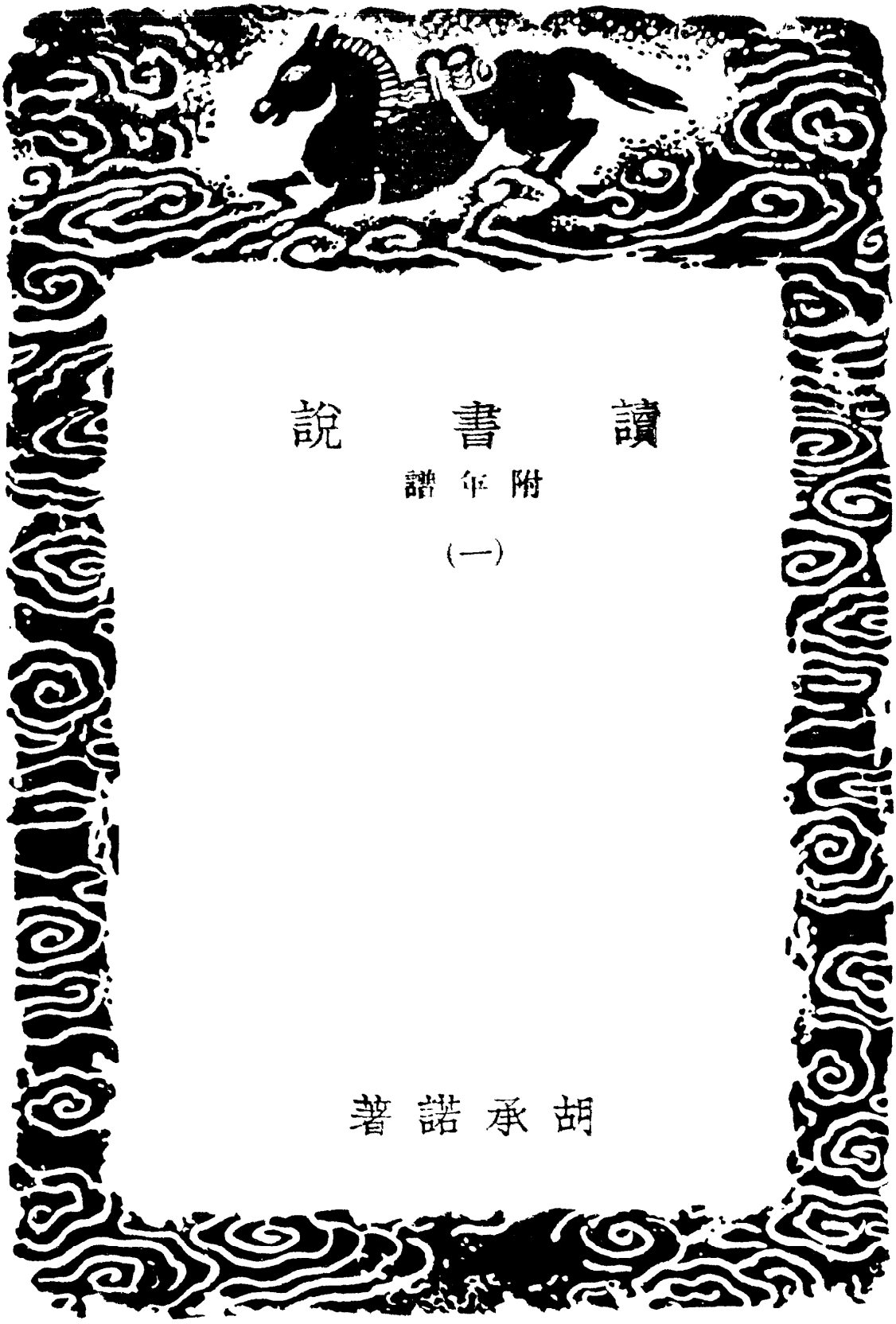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說

附年譜

(一)

胡承諾著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敘

昔人論唐宋八大家文。謂曾南豐獨具醇實氣。蓋惟盛德積中。發而爲平易近人之論。而非立異以鳴高。是以深切著明。耐人尋繹。雖聖賢無以易之也。然而著述之足以羽翼經傳者。求之近代。不數覯矣。竟陵明季孝廉胡氏莊先生、値鼎革後。高尙不仕。閉戶著書。卓然爲理學名儒。余視學來楚。思購其遺集而未得。今春按試郢都。詢諸學博陳君小杜趙君支山。屬其搜采藏書。幷以發潛闡幽。宜付梓以壽世爲勸學博踴躍樂從。與邑中紳士謀梓其讀書說六卷。因郵寄其家藏稿本問序于余。余取而讀之。見其說理之精。指事之確。徵引史籍之富。考据經義之詳。而又每立一說。能以明白坦易出之。披誦數過。令人如飲醇醪。如聆古瑟、平淡中愈見雋永。乃益歎有道之言。不求立異。而自有其大異者在。聞之竟陵山水淸佳。秀靈所毓。代產才人。如鍾伯敬、譚友夏、諸公。詞章鴻博。名震寰區。今出是編以公斯世。上足備朝廷行政治人之用。下亦足爲學士謹身寡過之資。則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宜將與唐宋名賢相頡頏。尤爲楚邦增色焉。學博職司秉鐸。表章前哲。卽以風厲諸生。是役也。楚人士得所觀法。且知海內儒林。咸奉爲圭臬無疑矣。欽命提督湖北全省學政翰林院編修王履謙謹序。

敍

道生信。信生書。著書明道者也。道不生信。書于何有。信百千萬世而不疑者道也。非書也。徒以書而已矣。同室之人。猶操戈焉。惡乎信。儒家者流。若荀揚。其書業疑信參半。董江都、王仲淹之書。疑其疵者有之。疑其譌者有之。至若新序、說苑、中論、傅子。讀者但取其大旨。無暇苛求。是皆道不足以生信。而其書遂亦分責焉。濂、洛、關閩之書。本無可疑者也。然而恃者藐焉。愎者黠焉。諱者黨焉。淺者阿焉。陰與敵者彊勝焉。貌求似者假竊焉。甚至索瘢者文焉。妄行者訾焉。斯又讀書者之過、而非著書者之過也。夫所謂信也者。非要譽于匹夫一時之口耳。實期諸天下後世之人心。誠能以道生信也。書何患乎。先祖孝廉公石莊先生讀書說若干卷。與所著繹志相表裏。並行于世。而此書尤爲平近。雖云體裁荀韓。理原賢聖。文退賈董。事該精粗。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讀之若衣服飲食之切于身。燭照數計之昭于目。殆無不發信心焉者。無他。道生故也。則是書之行。吾知其不來訾也。無容文也。假竊者。不能彊。勝者。弗克也。無所用其阿與黨也。欲盩之不可得而盩也。思藐焉不可得而藐也。是說也。非予一家之私言。請以質之讀書信道之君子。七世孫鼎臣謹敍。

讀書說目錄

卷一

務本　理事
行習　進止
求益　辨正
義利　誦說
六經　史籍
論著　詩歌

卷二

師道　友道
行藏　避名
人道　人事
鑒別　毀譽
怨忿　庭闈

友于　伉儷
庸行　朕兆
姓名　取與
遠害　形神
士禮　方技

卷三

虛實　盛衰
屈伸　陰陽
有無　性命
言行　省克
知天　立誠
順義　辨智
鑒往　測來
明戒　決幾

卷四上

君德　内庭
東朝　藩邸
戚里　治化
致和　敦信
名器　去害
任相　才德
舉劾　階級
澤宮　徵聘
納諫　進諫

卷四中

行道　盡職
忠愛　廣益
居寵　權幸
憂患　吏道
吏事　禁貪

訓行　愛養
財用　禮樂
祀典　歷象
災異　調變
月令
卷四下
甲兵　廟算
禮信　刑辟
徵義　中外
要荒一　要荒二
要荒三　要荒四
要荒五　通好
防御　雜事
附年譜

讀書說卷一

天門胡承諾著

務本

聖賢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爲聖賢。故論語首篇。皆言務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良則所生亦良。蓋天下之物。觀於其末。見其一端。不能見他端。觀於其本。條幹雖多。可一貫得之。此論知者貴乎識本也。其行之也。一事自爲一事。彼此難以相通。操之有要。力省而功倍。此論行者貴乎舉本也。凡事之本。莫非義理。放乎末流。則爲情欲。君子務本。故不溺於欲。小人逐末。故不洽於理。聖賢教人學問。欲其以本務勝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爲學之法。自童穉始。凡教幼子者。最忌舉動無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識趣卑陋。當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爲世用也。故書名點畫之類。灑埽應對少儀內則之篇。亟就外傅學之。十五入大學。則必授以經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學問之原也。然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學之累。虛浮華美。轉徙流遁。又德所由喪。晏安偸惰。襲前文過。則善端潛消。惡幾易熾。故必大爲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惡竇。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聖王治天下。少則習人於學。長則材人於位。少之所習者。本也。長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以驗其本。本者所以資其末。由本及末。則輕重小大。更可相資成功。內外隱顯。亦相輔而日進德矣。書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聖賢之言。卽

善所止。蓋欲有一綫未泯。卽理有一綫未淳。聖賢之言。欲盡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義也。所言之事。皆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兩端。如世上兩大城郭。幾許物類。莫不依託其中。仁義者。禮樂之本。孝弟又仁義之本。故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孝弟。窮神知化。必由禮樂。以此思之。說理雖精。而無當於天性。應務雖通。而不足於中和。皆無本之學也。爲學爲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益世道人心也。

理事

學問之道。理與事之相須。猶形之與影也。涉獵典故者。雜而不貫。常以多自愚。善言名理者。華而不實。常以眩自躓。涉獵之病。馬融、何晏有之。學博而知昏。故失身而不自知。空言之病。王衍。嵇康有之。體遠而遺近。故履危而自以爲安也。聖賢之學。體則兼全之體。用則兼收之用。務使其身爲衆理所會。然後可應庶事。故其教人。凡禮樂名物古今之事變。人倫日用。情文恩愛。粲然相接。殷然相向。莫非天下之實理。莫非生人之實事。蓋以實理實事約束紛紜馳騖之心。或大或小。皆求其實。則凡事悉由規矩。凡理不墮虛浮。故董仲舒春秋之學。用以禱雨而效。過此以往。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可不必學也。凡爲善而不終。行善而多阻者。學聖之無法也。學聖賢者。先學其齋戒洗心。以爲窮理之本。然後學其默識心通。以爲應事之方。所求乎卷中者。偏於理。偏於事。皆偏也。偏於靜。偏於動。亦偏也。理達於事。事達於理。動不礙靜。靜不礙動。而事物之中道始存。以我曲尋古人之義。不可把捉古人之義。彊來就我。就我意見。固不可。就我嗜好。尤

不可也。故凡前賢議論。驅遣書傳以從己說者。非讀書法也。讀書惟漢人最確。原委得失。較然不誣。取舍勸戒。屹然不爽。諫章則少文多實。議事則守經據古。絕不假借牽合以伸己說。讀書若此。故胸中所得義理。亦無假借牽合之病。粗者卽粗。精者卽精。大者卽大。小者卽小。非粗者必欲求諸精。小者必欲求諸大也。非精者遂不必求諸粗。大者遂不必求諸小也。體驗未深。惟簡擇古今最勝之理。藏於胸中。推勘未細。惟將胸中所積最勝之理。施諸事行。往往戾于時宜。拂乎機要。舛午乖剌。迴穴錯互。自謂本諸淵海。遇人不服。則盛氣奪之。遇道有礙。則博辯爭之。遇時有窒。則倔強守之。以不純不備之指。據爲不可易之說。假借牽合。毫釐千里。不止一間未達也。士大夫居下位處貧賤時。不以經術充實其中。一旦立兆民之上。事務煩擾。人情嶮巇。精力匱乏。世局錯亂。不能遵先正規模。而決其成敗。所倚仗者。不越徑寸之胸次。世俗所云聰明智巧已爾。天下國家之事。盡以聰明智巧處之。自然多所錯誤。無限不善之端。乘間而出。引其身陷溺而不可援也。天下至理所在。古今治亂。初無間隔。不可謂有餘在己。不足在人。得則在己。失則在人。夙昔苦于未知。卽以學去其障。夙昔苦于無能。卽以學充其力。我欲爲聖爲賢。而取諸古語以爲鄉導也。但能竭力用功。至誠立心。不取效驗。不記歲月。矜色溢氣。消除殆盡。中和之理。流動充周于胸臆之間。如衣之附體。無所往而不相尋。則是非得失。經權常變。莫不剖判分明矣。若以聞見爲美。日誦萬言。而不得其理之所在。雖稍得之。不能了然于心。充然于心。掩卷之後。依然鄙夫之胸次。臨事號召。無以取諸左右。則不足貴矣。

行習

學宜謹內外之際。凡博聞廣記。聲譽名達。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務外者也。凡誠切警省。勤敏篤實。皆務內者也。務外者。致飾喪眞。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卽不能返此。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不痛。終其身不自知者。如未嘗學者也。務內者。誠則不欺。切則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喪于苦難。不怠棄于半塗。按其節次。時其生熟。無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勝述也。聖賢欲天下知學之人多。非矜喜其少也。故其持論往往近于平夷。而樂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謂人所不得。而我獨得之也。故爲學者。務得實地。踐履實地。中行蹈空者顚覆。倚空者傾頹。讀書而汎濫無歸。浮華不實。何以異此。河閒獻王好書。務得其實。每求眞是。蓋無所見者。於書求之。有所見者。於書證之。有益於道者取之。無益者略之。有實用者存之。空談者屏之。邃古載籍。近世文獻。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淺嘗。序之漸者。不以猝至。論之篤者。不以泛觀。一話一言。無不引伸而及於學術。無不引伸而及世道人心。要使數千年學術事功。如以身親歷其閒。而不爲臆度懸想之說。庶不媿好學之稱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迹其已然之功。當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誣。則其理庶爲我有。變通亦在我。而無不受益於古人。又使無形之理。具於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無失。守之無遷。日積月累。所得無垠。又且誠意懇至。感悟深微。學周公則見於夢寐。學堯舜則見於羹牆。學文王則得其形狀。皆誠之所感也。至誠所感。亦可增長聰明。正苦二閒未達。精於所讀之書。則達矣。卽有未達。亦可尋古人成法以達之。要在攻去

自己之私心。獨力恐不能勝。則合古來聖賢之力以攻之。未有不勝者。此昔人所以多讀書也。今人學問愈多。私心愈熾。不求我所取資。但欲評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彌縫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語。以指摘他人爲善之事。以前聖格言。助吾文辭典雅。以前代成敗。資吾文字辯博。終其身無一可紀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業。未嘗不有益於人。以爲觸目警心之具。則有益矣。以爲矜名逐利之具。而淫心以求之。不惟無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所能拯援也。讀書義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蓋聖賢之功。絕有次第。積漸以往。層累而至。若金銀銅鐵攪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專精一書。一書之指既爲吾有。所得雖少。皆有實際。以此更歷諸書。亦皆實際矣。大學一書。既有義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論孟如人之田疇衣食所從出。然而不在一處。有經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學最爲門戶。其餘未盡之理。散在諸書中者。緣此求之。卽能深入其奧。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爲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爲事。寧取其少而守之堅。不取其泛而施之雜。要使心氣浹洽。義理貫通。盪滌胸中淺俗鹵莽之氣。日進高明細密。闕者俟補。斷者俟續。善者宜護惜。惡者宜驅除。一觸動。卽可參前倚衡。一省悟。卽可悅心研慮。不可一讀再讀而遂輟也。更可慮者。涉獵未深。卽捐去卷策。少閒。遂認初時涉獵之見。妄爲至理。爲定解。他時卽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裹定。不得迸出。仁義禮智之說。日在輔頰。問其所以然。鮮能指一事實之。平日未據實地。臨事自不爲用。雖意見偶合。亦復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奈何以讀書既多。遂謂能畢爲學之事乎。

進止

凡從事於學者。非欲一朝之服善。欲終身之去惡也。非喜其不逆於心。欲其徵驗於躬也。人未嘗無聞也。狎而玩之。則逝而不留。求一言之研諸心。不可得也。人未嘗無知也。怠而棄之。則積於無用。求一事之被諸躬。不可得也。聖門知卽爲行。子貢較量知二知十。而不敢自信者。恐行之不逮也。學者潛心古人。不出於影響疑似而遂已。則志量寬舒。局面悠長。容貌謹敕。問難篤實。見者知爲成德之器。若但以取功名。爲文章。所求必不精。所得必不實。規模促狹。志氣急遽。終爲庸人而已矣。人一生之中。豈能事事如意。不可因一事失意。遂以好學爲無益。又一生之中。豈能事事通解。不可因所解既多。遂縱心肆志。不屑配以實際。歲月易逝。倏忽已老。雖前此所學。未免失時之患。然悔悟之初。卽敦勉之始。亦不憂其不逮。雖少壯失學。老年尙可相償。若此心已怠。此志已盈。與夫多設疑難。自取退縮。亟求微效。不耐持久。心乎正道。則澹泊無味。語及捷徑。則欣喜馳逐。若此者。老雖悔悟。亦恐日暮途遠。未必能相償也。且精爽在人。久而不用。必枯竭沈陷。而至於冥昧。迨乎晚年。朋儕日少。後生穉齒。義不可面規其過。卽勉強好學。自謂以聖賢爲師。定是矜氣益甚。蒙蔽日深。與畔道等耳。古有功名不可訾。而訾其學術者。昔人於王文成是也。學術不可訾。而訾其出處者。昔人於楊龜山是也。皆娼嫉之情。謠諑之口。未可爲定論。善學者。不可以此沮喪其志。二三其德也。

求益

士大夫終日學問。欲何爲哉。總爲此身喜怒哀樂。動而有悔。人倫日用。習而不察。應事接物。乖而失宜。艱難險阻。守而鮮固。必求合乎天地之性。古今之理。乃確有持循。不至恍惚。確有依據。不至謬戾。故曾鞏曰。多所見而愼取之也。蓋目雖有明。待日光而後見萬物。心雖有慮。待聖言而後經萬事。故學聖道者。小大皆取足焉。如山川坵陵。鳥獸草木。各受生成於造化也。爲學之道。知所當至者。必求其至。知所當止者。必求其止。其知既精。故能析疑於幾微。其行既力。故能與人爲準則。可以增其質性。亦可變其質性。增者如磨礪之於玉石。變者如蟲豸之有蛻化。有事乎道德則日崇。有事乎聞見則日多。故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也。夫習非可以勝是。好紫可以奪朱。況乎以天地之理。約束情性。聖人之道。增益聰明。焉有不得者乎。且情欲者。德慧之敵。此開則彼塞。聖人抑情復性。去欲從理。使情欲日退。德慧日宏。皆賴乎學也。夫虐政虐世之人。知有聖道。則不至暴戾恣睢。處人情險阻之閒。服膺聖道。則可知消長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而不至於大過。聖人之言。其猶天乎。運四時。殖萬物。而不窮也。承天地。奠民生。而不害也。亦精之而已矣。天下之理無窮。猶寒暑晝夜往來不息。一是其所是。句非有是也。奈何一是而終身奉之。各是其所是。句非無得也。奈何一得而祕密守之。聖人能通天下之是非。化天下之同異。於學問護前之士。獨無取焉。誠無取於彼者也。

辨正

好書藏書。莫不有正有邪。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之士。河閒獻王所好。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

徒。所論邪正不同。故立身亦異。厥後淮南以叛終。河間稱賢王。好書可不謹歟。古書甚多且雜。豈能辨其有無眞僞。聖賢不校說之非禮。而因文釋義。亦足見古人處變之方。雖極變之事。皆可返而歸於正。且常也。若曰。此不經之語。直以不信拒之。萬一事變之來。有適與相類者。則聖賢辨物居方。有所未括。人之叛道者。無從收拾。束縛於道中。亦讀書觀理之滲漏也。然則書可盡信乎。曰不可。因其事而求其理。無適而不可也。若跡其事而措諸躬。非粹然一出於正。不可從也。學必有所統壹。乃能上接聖緒。而粹然皆正。堯舜逆知孔子。故制道義以授之。孔子能樂堯舜。故作春秋以效之。所謂道同者相稱。德同者相友也。五經語孟。皆聖賢所定。純粹無疵。諷讀一言。卽獲一言之益。其幸而至於高且遠者。歲月積久之功。故其始也。當從共知共行處尋求。不可向獨知獨行處尋求。子史之屬。則宜鑒裁去取。所得既粹。亦與六經無異。若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引之使近。抑之使獨。以之觀理。必多差錯。以之處事。必多阻礙。不惟無益身心。且毫釐千里之謬。何異抱薪救火。放虎自衞乎。易曰。聖賢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蓋謂義理所止。在於斯爾。而昔賢以爲有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是未得其統壹者也。范升有云。學而不約。必叛道也。統壹未眞。故凡書皆未覈實。不悉難易緩急。但務持論收勝。如行路然。泛論道路險阻。雖鳥道蠶叢。曾不經意。及身歷其地。則尋丈之溝。一仞之坵。必有難踰越者。所以至覈實處。方知難易也。如成廈然。汎論室廬。雖崇臺九成。可語次而構。及身鳩其功。則采椽之居。必有鑿契。千門萬戶之宮。必由棟榱。一物不備。不能成質。所以至覈實處。方知緩急也。常以覈實爲心。方且鄙薄持論之士。況欲持此勝人乎。凡求勝於人者。卽非爲

己者也。商鞅求勝部民。孫吳求勝敵國。故其爲禍。至於彊弱相吞。愚智相陷。刑徒被路。流血成川。而不可止。若夫讀書觀理。知內省而已。知反求而已。內省日積。反求日深。與千古聖賢之徒。愚不肖之夫婦。共遊於大通之塗。焉有勝人之念哉。以勝人爲心。不知反求內省。處則浮華。出則躁競。悅從則煦煦相引。異己則怒目相向。賢否異位。黜陟紛紜。小則僞學是傾。大則濁流盡陷。人生莫必其命。倫彝罕克共恤。其禍豈不如鞅起者。且讀書有關風俗。尋求義理。尊奉師儒。出入不悖所聞。謙讓不肯教授。若此者。學必純厚。而風俗亦厚。其或捷取功名。徼逐勢利。趨賓巧慧。非法公孫。曲學阿世。若此者。學必浮淺。而風俗亦薄。風俗學問維持者。其治平爲可久也。若從學問敗壞者挽回。更難爲也。安得風雨雞鳴之君子。而與之共辨學乎。

義利

爲學先辨義利。義利未清。終身夾雜顧戀。宅心處事。必不在中道與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謀人家國。亦是功利。好責人而憚於自責。就所安而遠所畏。凡可以害道義者。皆利也。學者此身此心。無一刻非道所流見。與所盤旋。出入起居。羹牆寤寐。皆是物也。一遇聖賢之語。或相印證。或相觸發。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蓋人心原是義理結成。只一撥動。便如撥火。引之卽然。延之卽遠。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氣。殊爲可惜。若復用以逐利。其撥動牽引亦猶此。則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靈變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機巧。見爲靈變。其實是大憒憒。至眞正潔白高明絕無利欲處。便

自嬾慢。不肯用心。豈非大憒憒耶。辨義之學。先以窮理。窮理之功。非茫無畔岸也。大儒之學。本於天之所賦。故子思首言天。董子亦然。其次則心之所存。體之所具。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則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明白坦易充足雋永者也。平日洗滌此中渣滓既淨。然後觀理之時。所發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與義相入。若渣滓未盡。正理不治。鉤棘險僻。盈其胸次。則所求乎義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乎。故精義之功。在乎窮理。窮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爲學。亦不必堅白同異之察六合九州之外矣。

誦記

讀書之法。舒緩詳盡。讀書之儀。端莊斂肅。書有途徑。直者爲是。書有門庭。通者爲是。不求諸直捷通達。而求諸偏曲窒塞。如適越而望閩也。凡書中之義。有卽本書得之者。有旁觀他書得之者。有文詞有指意。有義理。有體裁。寬博詳緩者。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潛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淺嘗也。富麗精華者。所以充足學者之嗜好。使悅豫奔趨。不以淡泊生厭棄也。開卷之時。止可得其梗槩。其中曲折肯綮。更在掩卷後平心靜氣。紬繹尋思。有開卷之功。無掩卷之功者。所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進。不如退轉玩味。信己見以直前。不如勸回己見以徐觀。一段一篇既訖。宜將此心稍息。使神氣不疲。然後與義理浹洽。此際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讀前段畢。氣尙未平。便讀後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後句。前段未了。意在後段。則此心躁急。心隨躁動。必無浹洽之妙。粗疏畢事。虛憍有餘。而實際不足矣。每見士大夫讀書閱文。皆恩

悤爾未嘗有徘徊顧戀之意。則所云紬繹尋思者。更在何時用功。朱子每教人理會。教人體認。門人問其用功之法。只是從心上輪迴數四。自然浹洽。浹洽則堅固。既洽且固。觸物取諸逢原。若但眼底收攬。胸次庋藏。既不詳悉。又鮮次第。便無毫髮之用。且讀之淺率。自有差錯。不知其淺。卽不知其錯也。只擇意之所好。率爾賞愛。所不好者。一覽而遂置焉。重復溫習。則斷章節取。以便誦記。一篇之中。頭緒全未接續。脈理全未分明。胸中襞積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應事接物。至當不易之理。既從平日所謂淺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廣者。又無當于爾時之用。既不可彊之使合。胸中又無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結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讀書。先有幾種病痛。所以只見己是。只見人非。一則多私。私意盛于中。觸處流出。凡先聖語言公正無私者。先有不相悅懌之意。但屈于衆論。無可奈何。不得不隨人誦讀。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旨趣茫然。一則覘勢利榮枯。以定先入之說。勢權之人。言者卽是。寂寞之人。言者卽非。一經先入。牢不可破。不復折衷求進。一則自是意見。意見一定。不可轉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縱然屬目。終是己見爲主。夫經書之指。前人既已解定。乃不肯疏通舊義。必欲更求別解。獨出新裁。自云可勝前人。自云有所觸發。不知皆前人所吐棄。與後人所必吐棄者。寧如舊解。乃昔人揣摩較量。而後成可以處事決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經

聖人之學。通乎天人。六經者天人之蘊也。天地之心。以仁爲本。若義禮智。皆所以善仁之用。六經所言。四

德之精微。與其實事也。天地之心。由此以達于人。而人得與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衆情愛憎。是非取舍。最易淆亂。以六經之義斷之。則一成不易。雖有紛紜。莫能爭勝。使人知善惡之有歸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壅閼。皆不正之情爲之。六經之指。皆人之本情與其正務。故精其意者。天地萬物之情。與吾喜怒哀樂周流無閒。而無所底滯。在上則視民如傷。在下則吉凶同患。義理之相通故也。人世禍福之幾。最苦難明。治亂之效。觀不及遠。世俗之士。復以智巧穿鑿。是以吉祥善事當前。而莫能趨。罟擭陷阱在側。而不知避。惟順六經之指以行。則遊于大通之路。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迎福于幾先。制治于未亂。蓋位天地育萬物之門戶規矩也。其常者所以明義。其變者所以示權。權義皆通。則萬事畢舉矣。六經之有傳注。如衣服有縫紉。飲食有烹飪。車馬有轡勒。假物爲用。以達于人事者也。昔賢解經。自有定指。聖賢微意。何嘗不在。傳注中年祀久遠。一師之學。衍爲數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門。後有莊周。曾子之門。後有吳起。皆傳說既廣。駁雜生焉。漢人以三萬餘言說堯典二字。其中能無支離乎。一語駁雜。則後學疑誤。遂流爲異端矣。桓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入授明帝。減爲二十三萬。其子郁復授章和二帝。又刪成十二萬。所以然者。浮詞繁長。多過其實。故約之使有統壹也。今人輒爲六經立說。又穿鑿六經。以徵己說。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熒燭。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聖賢之經。人人之所共讀。苟求共知共行者以爲準則。而自矢必知必行以爲志趨。則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別求異聞異見。矜前人所未獲。崇虛文而不適用也。非病其說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則朽木糞牆矣。張子說易。爲君子謀。不

爲小人謀。故繫詞必喻以君子之義。君子之道。有吉無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與爻象同。卽吉凶亦同。故彖子不用帥命。有川壅爲澤之象。曼滿無德而貪。有豐屋蔀家之象。行合爻詞。則吉凶亦合。所以謂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盡人事也。黍離降爲國風。非有人降之者。蓋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曰王城。名旣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諸侯之貢不及。柱下所載者。封畿以內之事。無能及遠。體裁亦降矣。雅聲者。天地之正氣。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王者失政。正氣鬱而噫氣作。故雅變爲風。興觀羣怨。忠孝名物。詩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詩之體也。或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證于詩。或深得詩之旨趣。而蕩滌邪慝。皆爲有益。後賢之論。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際。失于齊魯云者。皆恐有助于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風俗。則喜深婉。而惡薄惡。言其政治。則美熙豫。而嗟憂慘。故無不與治道相關。而深于詩者。卽長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溫厚和平。頌美而不階驕溢。諷過而不觸怨怒。又委曲調暢以自達意指。故深于詩者。不獨忠愛之情。上達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兩國之信。釋兵戎之隙。而優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內。有邪穢。有渣滓。邪穢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濯物。灰之浣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确之迹。結于榮衞。宜潛消之。如風之解凍。火之銷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樂可除。鐘鼓之猛厲。充滿洋溢。使人震肅。則轟鍧之頃。不容復有雜念。琴瑟之和柔。紆餘涵泳。使人夷愉。則融洩之際。不容尙有芥蔕。先王設典樂之官于學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樂。惜今之失傳也。夫聖賢之言可否。皆有定論。聖人之可否。存乎書。當時之可否。存乎天下。無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

經學教授。彼此相非。勝之非建。則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二人之論。幾難折衷。然以窮理洽務爲心。則志在應敵。所以破碎大道也。鮑宣經學甚明。史家稱其諫章少文多實。此豈應敵之謂。聖王既沒。詩書禮樂之指。皆成絕響。悉緣應敵之說誤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絕。故取後代文詞。續前代典訓。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絕于後世。後世之義理。皆可續前王統緒也。紛紛論其僭擬。擿其同異。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頒天下同文之國。使書于策者。無不鄭重雅馴。蓋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卽堯舜之道也。幽平以後。爲史官者。褒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違舊章。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著其是非。舉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二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敍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故其爲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顯設于文。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諱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猶必不能掩志史之所書。諱其迹而著其志。後人因志以察迹。則向之所諱。原未嘗掩其實。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闕文。有微詞。闕文者。舊史闕誤。不復補綴改正。恐擬度意指。而失當時本質。則爲舛爲訛。後人據其舛且訛者爲正義。則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寧闕如也。微詞者。本爲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爲臣子之義。固當諱尊隆恩。

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爲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沒于人心。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制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貫通百王。生成萬物。與日月並而不息也。後之史書。既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雜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違天地之心。論理不主于善。不協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敍事大小錯亂。眞僞糾紛。先後舛午。賓主易位。雅俗雜遝。或言其始。不言其終。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歸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張衡之于漢儀是也。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非奉命供職。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既受詔。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史。遂能遠絕後世。東觀以來。以史館叢文士。其法漸替。陳壽甚有史才。而遷、固以記繁志寡專美于前。故壽亦慕之。不盡其才。范甯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經任傳。既有成法。故甯亦倣之。未盡其意。史所以翼經。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經。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經。記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信非經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篤。辯博是務也。故帝王世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歷。獨引郯子之言爲徵。以其見諸經傳爲可信從。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經。鄭氏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里巷之事。兒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是以說經之法。必本于傳。此皆古人敬愼立言之微旨也。夫聖人刪詩。必使善惡並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況史籍之書。所以繼

往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明晦。若爲善之事則詳。爲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續。而人世有斷絕矣。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制其直詞。既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參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爲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于來世。他若制度原委。處事方略。財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逐于變而棄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爲。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責者。或駕馭之。或防閑之。不使逸于檢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源流。不盡在得失中。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當知是非決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匏瓜之繫。又不當輒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秦人罷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事事覆車。代代冰鑑。此朱子之說。皆讀史關鍵也。班氏

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誦述及此。亦可知爲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左氏一書。隱桓之際。傳聞多略。而臧氏、展氏。頗載其事。蓋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書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閒廁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術。故傳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別也。公孫宏、卜式、皆見詆于司馬。而班氏猶爲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與。並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王通作元經。褒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後事勢之別也。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陰陽相錯之謂文。物我相交之謂文。入則有夫婦。出則有友朋。位有君臣。體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也。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爲本統。而附續萬類。凡王政人事法度。無不麗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爲文非私己之業。取其可繼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陰暗之時。經諱于明備之日。不本乎天謂之誕。不益于人謂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諸簡札。所以居業也。忠信爲進德之質。德日積而不自知。修詞有可見之迹。是以爲所居之業。進德之實。可于修詞驗之。君子終日乾乾。猶不免以詞見者。所以自考也。

以爲非敬不立。非義不宣。惟此可以觀心而爲德所託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業。功業既成。則可轉亂爲治。轉不肖爲賢。然功業不可人人而爲。爲功業者。又未必稱其所學之志。故不可無著述之業。辨析義理。使明白痛快。如披雲霧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亂。以賢易不肖也。然著述之業。有指趣。有條目。指趣體也。條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體用。事功有事功之體用。有體而無用。可談說而不可施行。有用而無體。施行雖赫奕。而義理無根株。易之爲書。至約之理。存乎卦之畫。至廣之義。發乎爻彖之辭。畫本乎天地。辭括乎人事。本天地爲體。括人事爲用。此易所以爲文字之祖也。聖賢爲學。合義理以爲體。授諸簡編。則又包括庶事而爲用。其所授簡又可自爲一書。以爲天下後世義理之體。而隨其日新遞益者。又足爲體中所具之用。此聖賢所以爲文字之源也。蓋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經世。故學不苟博。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協動靜之義。揆天道。質人情。按古法。正時事。所謂文也。蓋由存諸心者。精明純粹。精明則有光采。純粹則無瑕疵。既己精明純粹。則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未免處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書立說以開示之。其約也。所以舉其大綱。其詳也。所以示之節目。約非不足。詳非有餘。以爲天道有示人之處。人事有應天之處。使吾之是非曲直。無不與天地休咎禍福相應。然後從吾說者。能免鬼神之譴責。人主之刑罰。陰陽之災沴。人類之傷殘也。揚子曰。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言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援手而進之。相與游處。淳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爲心。則聖賢不著書矣。且天地靈異之氣。不常流露于世。其篤生也必有爲。其成質也爲大慶。與天下後世共登仁壽之域。豈一身之事乎。文之美

者。君子樂取之。樂取之者。助其爲善之心也。文之惡者。君子厭觀之。厭觀之者。恐助其爲惡之智也。使君子樂觀小人厭觀者。君子之文也。樂觀君子之文。厭觀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戰國以後。聖學失傳。士之爲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揚。而時之所須。又不必盡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務。功成而無後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體裁日下。去道日遠。揚雄譏其雜而不純。李軌斥其動而愈僞也。蓋文之美者。如金銀銅鐵。皆可煅鍊成質。以爲器用。百鍊之後。卽銅鐵爲質。亦能水截蛟龍。陸斷犀象。惟無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銀幣。非不爛然光華。若入火煅鍊。卽與煙燄飛去。化爲烏有矣。儒者論文字短長。娓娓可聽。井井有章。偶爾自作。輒以餖飣成質。採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飛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當世知禁。後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則。而佐以貶惡以防闕失。猶夫陰陽之理。陽主歲功。而陰佐以肅殺。皆以生成萬物。非如酷吏斷獄。一切致人死地而後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故爲文者。亦當以勸誘爲上。規切次之。嬉笑怒罵。佞諛嘲哂。品之下者也。奪端莊。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禮之。不令人解頤而悅之也。事之反正最甚者。祕而不錄。所以存萬世之大防。若詞之詭辯之迂。不能使萬物得其序。五常得其倫。適足擾亂時政。敗壞人心。君子之言。豈肯類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幾何。著書立說。總非格天之業。況以屬文爲事。原與物欲相近。最易牽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業。至能文而衰。若無大道爲公之念存乎其閒。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網。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詩歌

詩有剛柔。有清濁。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此皆刻畫。聲韻之末。非詩之本旨也。詩之本旨。所以善風化。育情性。徵國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諸侯所以移風俗。子孫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陳教戒。人道所以達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聖人删定論次。有善則嘉之。無可嘉則勉之。勉之而不得。則傷之。傷而不改。則刺之。以他事寓意則誡之。美非道諛。刺非揚惡。蓋其學識性情。無不與氣運相關。是以政教衰于上。變風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詩之道。在乎從容諷諭。下情上達。樂而不淫。窮而不困。抑揚宛轉。感動人心。若諷諭失道。感憤害義。旨不深婉。情不溫厚。無益于倫常。無補于治亂。皆詩之近乎伎藝者也。故古有譎諫。有夜諷。時無采詩之官。故作詩者流蕩性情。不關道義。雖有若無矣。若夫譏切朝廷。指擿當路。不惟有禍。亦且無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聞玉几。當路之威。亦豈肯下紬巷議。多見其不知量耳。

詩有義理之學。有樂律之學。今之相傳。皆義理之樂也。樂律之學。自杜夔時僅存。此後遂盡亡矣。鄭夾漈序樂略。謂孔子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因謂毛韓諸家皆腐儒。而漢又立之學宮。遂使聲歌湮沒。曾不思仲尼著書。莫非教人義理。觀其門人說詩。切磋琢磨。用之講學。鳶飛魚躍。用以喻道。必非聲歌爲本。義理爲末。則毛韓不爲腐儒。而學宮之設。不爲音響泯滅之濫觴也。如鄭說者。則兩楹之奠。爲其有功于樂府乎。誤矣。誤矣。

鄭氏病樂府一道。經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使聲歌之紐幾絕。故取而繫之。凡短簫鐃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繫之正聲。以綴風雅。凡郊祀東郡等四十八曲。亦繫正聲。以綴頌。凡漢三侯之詩。房中之樂等九十一曲。繫之別聲。正聲繫以琴曲。別聲繫以舞曲。以當古之有詞無聲有聲無詞者。此外古調征戍等四百九十曲。皆有詞無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遺聲。以當古逸詩也。樂府統繫。得此而明。此其有功于後人者也。

讀書說卷二

師說

師也者以正道決人所行者也。人每樂于行道。然多在疑似之間。師則從而決之。故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必相示以道德。而道德之旨。亦不盡在語言。當先養弟子固有之性。使仁義禮智常存于心。而後能服習道德也。若于固有之良。棄置不顧。獨以講論誦習爲業。技雖精。而心則鑿。喪德喪志。莫此爲甚。人材之壞無日矣。聖賢教人。不惟憫人不成其才、更恐由我敗壞其才。故不可告以不師聖之言。不可折以不同道之辯。委曲嚮導。開悔悟之幾。以相迎養。養媿恥之心。以勖奮發。而受教者。亦當自爲地。誠懇以求之。省察而思之。勉力以赴之。意既誠懇。心始開悟。開悟在心。乃能省察。省察既熟。黽勉自至。三者備。而後其人可教也。聖人之教。有品有節。品、品類也。節、節文也。分別其類。各有區域。塗逕可以尋求。又爲之節文。以裁其有餘。勉其不足。使合于不易之則。輕重損益。一切盡其商榷。然後畫爲成法以示之。使愚而寡見者。得所持循。弱而無力者。易于固守。推而聰明才智之士。莫不皆有所依據。以勝其人欲之私。復乎天命之初。勿論高下淺深。皆切于所教者之身心。或攻其病。或輔其不逮。若汎論事理之大要。以齊衆聽。而于其人不切。既不切于其人。則其人領略必淺。一言領略既淺。則視天下之理。皆膚淺矣。故理之微者。不可示中人。道之大者。不可告俗士。皆恐其淺嘗也。古人雖曰教人。半是體驗身心。所以教學相長。而皆獲其益。呂

和叔因人之可及而喻諸義是也。若謾云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謂之主張後學則可。謂之成就後學則未。彼後起者。何所賴焉。頓之一字。禪家之學。聖賢無頓悟之說。所重者。積累之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盈科後進。放乎四海。莫非積累之謂。頓則先無次第。後無服習。其得不實。其藏不堅。譬牧人之子。忽爲王公。豈非夢乎。波濤之中。忽生城闕。豈非幻乎。聖賢不以此誤人也。聖賢于人。指點性情之偏。欲其自勵求進。非擿其短而毀之也。故有迎其機者。不見其機不可迎也。有達其萌者。未値其萌無能達也。有得其一端。更進以他端者。此端未甚了然。他端無從附益也。道德深淺之際。有時不敢自任。知道體之無窮也。道體無窮。而不自見其有餘。亦所以體道也。不惟在己省克。卽所教之人。所當省克。無時不在吾意中。而相與提撕。非心佚行。不必斥言拒絕。但教之以禮。則非心自斂。佚行自謹。故有薰陶浸灌。有嚴憚敬畏。有興起慕效。隨其所値。而皆有獲。所以王政之時無窮人。教化之門無棄才也。

友道

伐木之詩。以嚶鳴象其聲。以遷喬勉其行。蓋欲以婉轉清和之音。相扶于高明廣大之域也。故古人多一朋友。卽多一輔仁之人。卽多一聞過之人。故少者不如多者之益。今人多一朋友。卽多一人升沈之態。與異同之見。與相爲援引之私。故多者不如少者之善。此今昔不同。而非吾力所能挽回。亦云自盡其道而已矣。予嘗感朋友之事。若向戌尤孟獻之室。季札譏孫文之鐘。皆在邂逅之頃。傾蓋之時。今之稱久交者。相規以過。能如是乎。然有習熟而生漸染者。有慢易而生違拒者。有牽持而至鬬鞞者。彼此皆爲有憾。勿

徒責人也。夫昔賢論友。以爲簡取不煩。廣取不濫。繁禮縟節。非交道也。雜遝兼收。非交道也。君子以求益爲心。故先擇而後交。交其相資者也。小人相倚爲名譽。故先交而後擇。資其名譽。不計其品類。故有始隆終替。僞親背憎者。君子之言曰。交道可絕。而不可毀也。絕者所以遠匪類。毀者所以快私心也。非聖賢之徒也。觀國語所載。則當時所重者。聖人之餘事耳。觀家語所載。則子孫所傳者。亦聖人之餘事耳。聖人之心。惟門弟子得之。故親炙之益。見知之統。不可少也。

行藏

行藏之際。人所難言。惟得聖賢意指。乃能無過。聖賢體道者也。道之興衰。自有其幾。天下有天下之幾。一人有一人之幾。一人之幾已動。天下之幾未動。是身將通而道則塞也。聖賢不出。天下之幾已動。一人之幾未動。是道雖通而身當塞也。聖賢亦不出。出與不出之際。最忌此中有欲。縱無富貴利達之欲。而有矜己尙人之心。猶之欲也。一有此心。卽勃然易動。雖持論以矯世之好進者。而人不若己之念。常默驅其中。以出于必進之路。而不見所謂幾之猶塞者。意在求通。而惟恐敗其求矣。且自處太高。視人太卑。其心必不能樂天。久且移而憤世。至于憤世。則此念已動。向所鄙棄。更欲低徊就之。不自知其非矣。夫陽氣有消息。則聖人有隱見。雖有君子之德。而前後左右。莫非小人。則動而有礙。不克自奮。震之九四是也。故小人道長。君子宜速遯。勉彊遷就。終無益也。且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孔孟處貧賤而樂天。易地皆安。奚必得位而欣喜。失位而憂戚。是以歷數在躬。不忘涔洞之警。麟出見獲。不下霑袍之泣也。古之聖賢。實有所操以

應世。如農家之有耒耜。冬則懸諸門戶。至于春作。雖欲不服而之田不能。不因兔爰雉罹之多艱。而後退處。不見賡歌颺言之可慕。而樂從事。總之以道爲資。如田叟之資種稑。賈客之資錙幣。一日無資。則窮困矣。懷重寶者。必藏匿保護。擇所居而後託焉。擇所如而後往焉。安車召之而不就。拱璧迎之而不入。蓋其所受于天。莫非清明之氣。故俗情所嗜。如脂如膩。若將浼焉。無可動其心身之所往。必以道隨。道不離身也。道之既竭。必以身隨。身不離道也。是以夷齊立節。而百世聞風。四皓避秦。而儲位以定。子眞不屈王鳳。君平久隱卜肆。當時王公大人後生小子。莫不奉以爲法。或感慕而變舊質。或覩貌而祛惑志。或苦操足以矯世。或善言可用悟俗。賢者之有用如此。以其所持者道。道非無用之物。故抱道者。自不爲無用之人也。予嘗乘馬亂流。目眩于流。坐不安于馬。而身幾墮。已而堅持轡勒。瞑目據鞍。聽馬之自涉。而克濟矣。守道之力。當如是爾。

避名

凡出處之際。其情益眞。則其氣益平。其氣益平。則其志益堅。不惟不受其祿。不榮其寵。卽高士之名。亦不敢居。而後可遂厥志也。蓋不求聞達之人。居心亦非一致。有避權勢者。有避患難者。有量才能者。有任天性者。一有隱遁之跡。則人得物色之。惟因任自然。日在耳目之前。而蘊藉卒不可測。乃眞隱也。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失其名者。所以全其高也。禮失而求諸野。見負樵者幾焉。易散于九師。而值于道路。見負擔者幾焉。劉因承學士之命。志雖不赴。初亦拜受。以爲恩命自天。非下人所能抗。是以拜之。非謂一拜之

後。卽不可復辭。必若襲勝推卻印綬而後可也。謝枋得志在辭聘。而以持服爲名。故略其不字之貞。極論起復非禮。意則堅貞。辭亦有託。是以二人皆成厥志。朝廷亦不彊之。蓋此中平夷。不爲甚高之行。乃克遺世獨立。故逃名之念。甚于逃疾。避譽之心。劇于避毀。世皆不覺。但與相忘而已。彼矯矯憤激而緣私以動者。未有不返徇于私者也。抗志雖銳。曾不踰時而念移。念之既移。俛首而往就焉。向之感憤嗚咤。若別爲一人矣。卽念在不移。且有迫之而起者。其身已靡。其志安在。君子不爲也。且易之爲書。當明夷之時。惟處遠最優。既入世局之內。則以小傷而亟去爲幸。若夫傷時之亂。而有太和之氣。値世不用。而有幽閑貞靜之德。非有道者不能。蓋天生聖賢。所以爲天下也。與人並生。卽有同憂共患之理。其可救也。救之。其不可救也。猶宛轉以就之。皆不忘斯人。而非自爲謀也。一旦決然而逝。頹然而放。澹然而足。與草木同腐。與夭疾同廢。然後人皆共棄。而我得自全。何必洗耳投淵。皎然在人耳目之前。驚歎之列。或爲羊裘釣澤。或爲鸞鳳嘯山。使物色及之。而後爲有道也。馬融始不應命。既而悔之。賢者不惟不悔。亦不必不應。孔子身既衰老。雖周公之夢。亦且無有。非果于遺世也。少壯不爲無益之學。是以志存周公。衰老不希無妄之福。是以夢境亦澹忘也。君子以禮自處。而後可行其道。非榮人君之尊己也。其君果賢。君子行其所學而有益天下。故就之以取功名。雖委質爲臣。不謂屈己。昔人所云。應規矩之淑質。就班倕而裁之。若不行其道。雖奉以師傅之尊。豈可久居而不辭。心低徊而迹偃蹇。以己所須。問之當道。以己所欲。責諸知交。以己所長。邀其儔類。以己所薄。視其等夷。是妄自尊大也。君子尊者重之。則有不敢當者。其或賤之。則有不可受者。

俗士之言曰。士固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君子何屈伸之有哉。有不敢與不可而已矣。若但以爵祿役使天下之抱道者。以隆禮苛責當世之有權力者。彼此兩失之矣。至于遇合之際。蓋有天焉。臧倉之事期于足以沮一時之行。亦不必君之終見信也。三鼎五鼎。非不辨白其誣。僅足洗薄父之汙。而遇合之事。已乖夫邪正易位。事之不可久者也。于不可久之中。而適逢其咎。豈非天哉。光武、聖主也。班彪出入禁門三十年。而不大用。第五倫沈滯商販賤事。嗇夫微秩而不得召見。皆在輦轂之下。有才智之名。猶困戹如此。孰謂非天者。公孫宏、兒寬、雖以儒術顯庸。然醇雅淵閎。不及賈、董遠甚。而名位過之。乃其始也。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又何爲者邪。當其遠迹羊豕之日。求爲賈、董之遇。且不可得。若以東閣之招。升中之觴。自期于心。告語于人。益幻妄矣。夫此數公者。或始困而終亨。或暫合而永乖。豈可謂非天乎。知此之有天。則彼不求亦不得者。其爲天所限。又何怪與。衞之君子。雖爲祿仕。尙令人見其才藝。蓋爾時猶知尊賢。故見其才藝而歎美也。若周之君子由敖由房。不見異于人。人亦無從物色。世旣莫知。而棄捐莫惜。彼亦深藏而圭角盡泯。此周之事勢。較衞加陵夷也。貢禹行年六十九。始生子。年八十一。尙在仕路。上書乞骸骨。元帝以溫旨留之。八十老翁。遠官京師。雖得溫旨。何用邪。古稱貢公遺榮。未必樂于久宦。乃知進退之際。蓋有不自由者。益見仕路之不可嘗試也。更有學術不明。亦士大夫當隱之時。輕士嫚罵之日。不必更言出處之宜。惟深藏而已矣。此又不在避言避色不入不居之例者也。

人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威儀足以相接。恩愛足以相親。品節足以相成。文詞足以相諭。物力足以相養。所以貴于物。而物莫之及也。徑情而無儀。則失所以接。很戾而不和。則失所以親。放蕩而無檢。則失所以成。固陋而不華。則失所以諭。放利而多怨。則失所以養。五者俱失。則生人之理亦微。故君子重之勉之。所以成其爲人也。小人薄之喪之。所以失其爲人也。失其爲人。則去物不遠矣。道者所以治己也。法者所以治人也。自勝其私。則能入道。以道治己。則能行法。不勝其私。而任法裁物。不可得也。聖人性情。與萬物相通。故喜怒哀樂。萬物皆無閒焉。喜不自喜。怒不自怒。哀不自哀。樂不自樂。此無閒之見于公平者也。喜怒不易位而作。哀樂不並時而致。此無閒之見于誠一者也。長幼天之所序。尊卑人之所立。天之所序曰彝。人之所立曰禮。分數等差。皆非我所自作。聖人因物情之固然而使相從也。以物理本同。聖人因而合之。又謂物不可苟合也。故爲等差以別異之。于以去其閒隔。制其傷殘。通其情志。篤其恩愛。裒益其有餘不足。皆物情所共也。仁者施之平也。義者施之稱也。平則萬物皆合爲一。稱則萬類各安其分。故古人之相接也。相輔以仁。相勉以義。不可直陳。則稱詩以諭之。言者若無意。而聽之足自警。所以多改過之美。進德之益也。否則相示以禮。賓主相見。饗食以觀威儀。作樂以平心氣。故豕酒獄訟之患不興。嘻笑怒罵之習不作。不必從而禁之也。晉人久不圖王室之難。子大叔爲賦。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而范子懼。亟謀納王。馬超入蜀而驕。先主示以君臣之儀。超自懾伏。不必引而責之也。稱詩執禮。亦道以同然之性而已矣。自稱詩之風不行。執禮之指不喻。君臣朋友之閒。以徑直相忤者多矣。不能于規諫之外。更有相通之路。雖以肫懇爲

心亦靡所施而過誤遂多儆省莫作皆衰世之弊也又其甚者全以機巧相御勝氣相加人道之患何時已乎易卦二五皆以陰陽相應爲吉惟困與小畜以同德相求爲吉陰陽相合者夫婦之道也同德相求者君臣朋友之義也陰陽相合止于足以宜家同德相求則可補天地之憾扶世運之衰故君子大其事也知罃對楚子之言左氏蓋舉以立教也蓋楚雖不殺晉臣爲晉臣者豈可戴之以爲恩其爲恩也仍當歸之晉主如蘇武歸漢郝經返北豈可感不殺之恩于他人乎此亦不取相合而取相求之義也

人事

人事不可絕也亦不可狎也莊以持己多致忤物至于忤物亦持己之累也和以與衆多致依附至于依附亦處羣之羞也敬以待其來信以踐其往來不可拒去不必追得正大之道得長久之道又得可以君人長人之道而後不卽于非僻也無矜激苛忍之行無鄙夷屑越之心在吾宇下者視之如傷衆所同好者惟恐不逮以卑下人以遜克己非惡人之伎倆有以困我而故下之也非度我之道義不能上人而故遜之也無所避而不可陵之則不必有所避而後下之有所挾而不可傲之則不必無所挾而後讓之以人所具之性責人爲之則無疚于人以我所具之心向人竭之則無憾于己愛己廉隅亦愛人廉隅尊己道德亦尊人道德均平懇至仁之至義之盡也凡人道之相接德禮而已矣近而攜貳者惟禮可以招之自處以禮人莫不敬敬則無二心不待相示以德而後服也遠而聞風者非德無以懷之德者禮之積躬而有光華者也積之而後盛及之而愈遠非一事二事合禮而遂有其名也凡行禮者敍親疏之情通萬

事之理。必從其實。必從其厚。未有其事。不可居其名。恩所當厚。義不可薄也。禮以節情。情疏則禮略。不必彊爲濃也。主善以內。目惡以外。非有私也、輕重親疏之別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賢。不責人以力所不勝。與禮所不備。位有大小。勢有彊弱。地有遠近。時有疾徐。皆所不責也。儕伍相搆。而尊長平之。既平之後。有相犯者。卽以犯義責之。不欲其相傷也。謂之敗。前事而長後禍、若力不能抗。約不能堅。則于其始辭之。不可中道而棄之。有與同憂患者。必義而錄之。有與同盟好者。必恩而錄之。先世有厚施。子孫國人傳誦以爲美談。屬有事會。則加報之。此教人重義樂恩也。處弔之事。不周于用者。施者宜自責其慢。受者宜深喜其來。當事而責其施。事已而忘之。有人心者。決不至此也。不信之疑。不可加于所尊。不可施于所敬。以卑見尊。不宜在道路旅次之閒。不宜在褻晏之所。不衣冠之時。臣子之心。其有尊榮。必與君父共之。事所難處。寧以身受過。而尊者親者之失。不可顯言也。國兵之敗。必諱。內難之作。必避。親之過小而不可怨。皆臣子義也。雖云制法。不可隔絕細人天性之誼。在禮雖不得爲。而人情可通者。則亦許之。故受役公家者。不奪其喪。不奪其養。不奪其志。不奪其諱。衰絰而從金革之事。事已而致之。不爲罪也。不可背施。不可幸災。不可貪愛。不可怒鄰。憂戚之情、不可不念。義理之要。不可不從。不念憂戚。是無人心也。不從義理。是無天心也。小怨可不必計。以尊貴非報怨之資也。小善可不必狃。以小善未盡大任之量也。雖有怨于其親。不可與他人謀其親。雖有怨于人之所親。不可教人叛其所親以自快也。此皆禮之所在。非計利害而爲之也。吉凶之禮。不可並行。雖在比鄰戚黨閒。猶不可苟且也。況尊卑大小之別乎。諸

侯大夫既弔晉喪。又欲求見新君。叔孫昭子以爲非禮。而不見聽。晉人辭之。皆無辭以對。終于不能行。而貽固陋之恥。鄭子皮因此以發欲敗度縱敗禮之戒。可謂讀書無隔礙矣。

鑒別

物必有族。族與族爲類。而後可分別其物也。族類相混、物之與物。莫不可相亂。莫不可相陵。故君子之道。亟欲辨物。辨物之道。亟欲辨族。使尊卑貴賤。秩然有序。而後賢愚是非。足以相稽。否則勸懲混淆。輕重倒置。天下之事。幾日而不大壞也。夫德至于聖。則有隱顯。而無淺深。雖自信自樂。皆可爲在田在天之事也。自此以下。族類不可不辨。鑒別不可不精。樂令冰鏡之名。許生流品之目。豈可忽哉。士之可重者。尊于公輔。壽于彭咸。其爲人也。利萬物而不以自豐。位高天下不以自榮。行有辱也。雖生不樂。不慊于心。不衷于道。若芒刺之不可安也。好學者。必喜聞過。好禮者。不忽細微。知時者。必慎出處。記善忘過者宏也。貧賤不懾者勇也。謀于國而鮮失。訓于人而不倦。問其處家。無不可法則家人之事也。問其在公。無不可告語國人之事也。享于鬼神。無不可達諸幽明之事也。如此則可謂賢矣。人之有才。成器爲難。既成器矣。貴重華美爲難。蓋成器則非無用之物。貴重華美。則在清廟明堂之上。非斗筲之量。而彝鼎之光也。孔門之賢。與春秋大夫不必較量長短。而自據勝地。若一一較量。而有所輕重。反失孔子大其功而小其器之旨。譬諸食物。駝峰羊尾。山珍海錯。非不美也。以當菽粟。則自然處下耳。若夫有賢哲之名。而不免困窮者。非有所偏。卽有所蔽。穆子好賢。叔向好直。各有偏勝之蔽而不自知。故良友以爲戒。不必皆有他日之禍也。蘇威

問當塗貴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也。擇人鑒也。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淺而易洩者。不可與深謀。躁而易遷者。不可與久處。度量不廣。不能審事實。故褊窄之人。一切鹵莽。學問未深。不能察情僞。故昏愚之人。一切疑猜。達心而懦。其情多畏。略舉大綱。不肯盡言。常誤人于危疑之際。一日之閒。所欲必具。用物宏多。不能自戢。常失身于取與之節。喜怒哀樂失其常度者。終必貽家國之憂。年長而有童心者。終必爲此身之患。矯情拂性。悖戾必多。捷取倖致。怨尤必衆。專權踞勢。羣情所嫉。高顯亢厲。鬼神所忌。若此之人。如表的所在。婦人孺子。猶思彎弓。而況當道之士乎。聖人重戒此輩。所以保艾人生也。觀人之法。李克數言盡之。不必京房之易。翼奉之詩矣。

毀譽

易曰。乖則有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凡在人道中者。宜和不宜乖也。人物凋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車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聖人恐狂簡之士與物多忤。故欲裁之。勿使爲人所棄。在陳之歎。卽文王作人之心也。夫嚴憚切磋。資于人者也。誘掖奬勸。人所資者也。誘掖奬勸而人拒。嚴憚切磋而人怨。由于快己私心。非相與有成。不能有成。則于人道無所益也。惡惡非毀也。損其眞則爲毀。揚善非譽也。過其情則爲譽。毀譽一人之私。好惡天下之公也。毀譽在身。易至沮喪驕矜。毀譽在世。率多排擠依附。盡人稱誦。不足道也。恐其飾情求媚。資適逢世而得之也。盡人指摘。未可棄也。恐其不能枉道從俗。矯思抗迹而得之也。觀稱道之言。爲何方之依。謠諑之論、出誰氏之

口。薰蕕不同。皆受益之師也。且人之正者。雖不自正。人必正之。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故人之相與。宜共養其廉恥之心。不善之名。不可輕以加人。況直己而非人者。雖親戚故舊。亦止得其半以爲是。其餘以爲非者。尙有其半也。旣無全是。亦無全非。何如相忘是非之外乎。凡君子責人。冀其改悔而格正厥事也。故罪自外至者。君子不以此棄人。不得已而任過者。君子亦不以此棄人。所事旣正。則不善之迹。泯然不存。更有何責焉。終已不改。則資稟之弱。必不可克。又何能彊焉。如是不已。徒有訾毀之怨。無改悔之益。君子不爲也。且道之在人。與己無異。在己與人無異。不惟責人者不可過。卽責己者亦不必過也。己與人皆在道中。所以有相長之益。無相乖之損也。若人不我譽。遂有怨責之心。遇人必求其相譽。而先有希望之色。皆爲人所鄙者也。夫治世之君子。好善惡惡。亂世之君子。嘉善容惡。此之爲道。其有衰世之憂乎。非性情之正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亦自好之行。非萬物一體之心。聖人待人。必教之以禮。誘之以誠。要使天下之人。皆敬學而親師。勉彊以進德。所以然者。欲救義理于將絕也。義理雖微。得人救之。卽不絕于人世。是以抑無道之彊。以伸有道之弱。非有所忮懥也。衆人同心。謂之不善。聖人因而惡之。是萬物爲心。而不自用其私也。不以一眚棄人。故一穀之災。不書于經。善惡兩舉。方爲至公。以善掩惡。以惡掩善。苟非于義有所重。皆私心也。以爲誠者物之終始。終始兩際。皆善端發見之時。惟小人初念不善。事窮亦不能返于善。然後以惡終。餘則其人未嘗自絕。聖人亦未嘗絕之。或不遠卽復。或事成始悟。雖小善。必表章。所以廣爲善之途也。又以爲勝負之交。最苦爭氣難平。凡爭

其貨財。爭其禮節。爭其名位。爭其是非。皆爭端也。先王制大射之禮。以教鄉人。揖讓于未有勝負之前。勸酬于既有勝負之後。先事以平其氣。後事以平其心。此先王微意也。蓋商之末造。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是以廑賢哲之憂。太和之在成周。不宜有此也。

怨忿

怨忿之事。人情所不能無。如豕酒獄訟之類是也。又或義理所不容已。如君父之仇是也。人情不能無者。以直道折衷之。道義不容已者。亦以直道勉勵之。所謂直者。非謂有怨于我。卽蒐索其過行。齮齕其災眚。于以快吾意也。兩心相攖之時。惟明恕可平之。明則彼此同德。恕則彼此同心。明恕在內。禮文在外。所當愛者亦愛之。所當敬者亦敬之。明恕不肯自盡。勝氣不能自戢。騁欲失禮。趨禍效尤。內外大小之譎交至矣。昔王氏二侯有隙。谷永離間之。杜鄴和解之。後世之論。靡不右鄴而薄永。以此知同歸于厚。共遠于戾。人性皆然也。所謂衷之以直也。齊襄復九世之讎。適與魯莊同時。莊公之義。不可見齊侯而不報。魯人之義。亦不可與莊公共見齊侯也。而並驅逐獸。何以爲心。是以春秋致美齊襄。深責魯莊。非有虛譽之詞。苛舉之法也。所謂勉之以直也。有國而繼好息民。謂之有禮。有怨而平憾釋爭。量力反義。亦禮之所重也。雖有深怨。不及已死之骨。故齊侯葬紀伯姬。君子義之。以爲雖遇先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先代不正之事。結怨于人。爲子孫者。不得以不忘襲仇彰祖考之愆。禮宜忘之。鄭子展使游氏無仇奪妻者。君子亦義之也。受命而誅生。既死。則怒無所加。若又報及子孫。初猶爲怨。後且爲仇。智士不爲也。故士匄受命伐齊。聞

齊侯之喪而還。君子亦義之也。今人習聞吳越事。一勝一敗。如在旦暮間。然而棲越會稽。與殪吳甬東先後十有三年。細考歲月。然後知其不易。彼所爭者大。是以難久。不解必有一斃。若小怨。則十三年後。亦當忘之矣。且怨仇之事。變態甚多。挾巨室之勢。因執政之權。而不慮細人傷心之痛。是以自及。鄭子駟是也。子國子耳則累也。亂之既作。必有受其累者。故君子不獨不自結怨。又懇懇止人之相怨。誠恐一日亂作。而以無怨之家。爲有怨所累也。夫私仇不及公。古道也。子產既逐。豐卷不卽收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其始之逐。行國法也。其終之復。念舊勳也。以爲遠怨。猶淺耳。欒氏之禍。不于子而于孫。子食德之報。孫當侈之報也。若孫復脩德。則可蓋愆。不但免禍矣。師曹構君臣之難。以報笞辱之恥。小人怨恨刺骨。發端很毒。流禍淫夷。一至于此。華元不校役人之謗。可謂不吝其咎。寬而能容。良足法也。

庭闈

子于父母。所云先意承志者。志乃平日所懷。意爲一時所發。父母平日之志。子所素知。此時雖未發諸意。爲子者。先所發而承之。此以志揆意。而知其當然也。父母已發之意。或有是非。爲子者。因以平日之志決之。其是者。志之所尙也。從而成之。其非者。與平日之志不合。恐一時偶誤。則幾諫止之。此以意逆志。而知其必然也。杜鄴曰。仲尼善閔子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叔孫昭子見高疆。而發子孫棄德曠宗之戒。此教人爲子之道也。臣子之心。莫不欲尊榮其君父。故嘉謨嘉猷。歸于其君。善言善行。歸于父母。春秋緣此而美爲子者。必本其父。美爲臣者。必本其君。所以養孝子之志。申忠臣之恩。故父有善。

宜錄其子。子有善。宜褒其父。一本之義。此待人父子之道也。古之有世爵者。雖嗣子得紹其先業。然初喪之日。不忍卽居父位。先試一年。然後命于宗廟。若天子諸侯踰年卽位之禮。蓋哀死者之亡。愍生者之不幸。人心所同然也。人子之心。一有不幸。一言一動。無不觸其悲愍。彼初喪之時。獨無哀死愍生之意乎。若之何以得位爲樂也。以此爲教。尙有居憂起復而不知非者。古律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一給拜墓假十日。元時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故一官于朝。有十年不覲省者。當時議臣。謂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之。假期應覲省而不覲省者。坐詐冒假期。與詐奔喪同科。時未之能行也。順帝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其法甚善。勿以爲亡國之令而忽之。有深恩于其人者。必謹視其奉養之節。有篤愛于其人者。必詳責以爲善之事。老子有慈則能勇之言。蘇黃門爲之暢其說。以爲愛之深。則慮事精。爲之避害速。而就利果。是以能勇也。今人教子弟。絕不得法。少小之時。卽期以富貴功名。而習學其書。至于收斂放心之學。置而不講。嬉遊苟且。機械變詐。父兄曾不詰責。不思古人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藝。非直習其事。欲以專一身心。使純熟篤實。自然不向紛華浮薄之路。而端正嚴密。德性亦凝聚矣。此教子弟大關鍵也。人道以聚順爲正。不得已而有變。于變之中。而審自處之道。不可不取法古人。不可不折衷聖論。纖微駁雜陵暴之氣。皆不可用。純乎溫厚細密。而後得其宜。何也。一體之親。呼吸相通。而閒隔生其閒。非家之福也。是以其喜也。樂其進于道。其怨也。冀其能改過也。喜以彌縫其闕。怨以痛悼其生。故全乎赤

子之心。則倫理無不盡。聖人體仁。所以爲人倫之至。若小小閒隙。不能隱忍匿諱。而使至親有難洒之恥。非聖人意也。六經之旨。皆聖人行事。其變其常。無不當之理。凱風之母子。膰肉之君臣。不可顯斥其失。不可獨潔其名。委曲籌度。幾許苦心。而人以爲固然。不復深求所以。雖有成法。無益于後。有好學也。一一深思其故。磨礱砥厲。較量晴啜。焉有不進厥德者哉。

友于

事兄之道。不求伸己。視兄弟之子。不可異己子也。同姓有相恤之義。其有患難。雖不能救。猶宜憂存乎心。郜子失國。郕伯來奔。同爲失地之君。而加厚焉。著同姓之誼也。秦景公有千乘之國。而母弟出奔。佞夫無反謀。而天王殺之。鄭莊公處心積慮必殺其弟。弟亦兇逆。謀簒其兄。以後事觀之。淮南民之歌文帝。比秦景焉。不相容也。宋文帝之于義眞。比周景焉。無罪而殺也。廷美無叔段之惡。而太宗忌之。比鄭莊焉。母愛而藏怒宿怨也。此處兄弟之變之定論也。禮所以別嫌明微。親親而失正道之謂嫌。掩惡而非正禮之謂疑。惟人君能申至親之恩。人臣則不得也。故殺世子。母弟斥言君惡。若在人臣。雖施兄弟之誅。不爲惡也。周公直道行之。公子季友委曲通之。此處兄弟之變。而或仁或義不同之定法也。兄行不義。弟有非責之禮。而國君之弟。無仇其君兄。而去國之禮。不受祿養。可也。不去者。情也。不受者。義也。論情可以明物則。言義足以厲不軌。叔肸子鱄同爲不義其兄。子鱄去國。叔肸不去。其去國也。非止全身。使君無殺臣之名。兄無害弟之愆。其不去也。大逆之朝。不食其餘。孔懷之側。不忍分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二弟

所行。皆足法也。衞侯輕去其弟。故子鱄不可居。宣公不忍害弟。故叔肸尙可留。此宣公之賢于衞侯也。子鱄有同謀弑君之過。叔肸終始不義乎宣。此叔肸之賢于子鱄也。叔肸始終可法。子鱄僅能免禍。此處兄弟之不義。而或去或留。各行其道之定義也。子文欲殺越椒。是伯父欲殺其猶子也。世族之家。不肖子孫爲害。與庶姓不同。故子文不爲忍。而他人不可引以爲例。然子文止于大感。終未推刃也。與他人謀兄弟。宜以崔成告慶封爲戒。勿自取滅宗焉。漢世恩蔭之典。得及同產及同產子。亦教人友于之義也。

儀禮曰。昆弟無分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故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

伉儷

夫婦假合者也。然既有合巹之義。卽正倡隨之名。既正其名。卽有敬恭之禮。故君人者無二適。貞女不再行。夫婦不狎。而欽翼之道存焉。夫婦不欺。而誠信之節著焉。所謂事近理存。造端攸始。非別有君子之道。不在日用閒也。昏媾之事。宜內斷于心。動必由禮。不可卽謀于人。恐滋其妄。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其不親求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昏禮不稱主人。其不親許也。三月廟見父母。使大夫操幣而致之。所謂致女也。魯桓公不由媒介。與齊侯成昏于嬴。君子惡其失禮。季姬使鄫子來朝。左氏不取公穀使自擇配之義。君子立法從正。順者徵之。所以教貞信也。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健順之宜。由乎理之常者。卽人道之正。若以悅而動。未有不失正者。男牽于欲。而失其健。女狃于悅。而忘其順。極情流放。傷身敗德。無所不至。道亦苦矣。君子觀象知義。謂夫始之不正。終必有敝。莫如歸妹之象。剛柔皆失正者。是以發永

終知敝之戒也。朝廷侈于妬上。婦人侈于妬下。雖天子之女。必備妾媵而行。所以廣嗣繼祖。一人有子。三人緩帶。閨閫之美談也。婦人百善。皆從逮下生。諸惡皆從妬下生。趙衰之妻。以盾爲賢。而使其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此厚福人所爲。趙氏之後日昌。由此故也。伯姬之賢。諸侯皆來致媵。哀姜至魯。不肯入國。約公遠妾媵而後入。一則守禮正終。一則縱淫生亂。可先事知之矣。姑舅兩姨之子若女。今既許爲婚。其不爲婚者。亦當崇內外之嫌。平居少長。不得同坐同食也。女子歲一歸寧。載在禮說。數往數來。僕僕道路。非禮也。又國君有政事、士大夫有正業。或夫婦同行。接軫聯鑣。若公羊所云雙雙而至。亦教戒之不明也。春秋書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蓋深譏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蓋婦人之義。以不與外事爲得陰陽之正。故說易者。以無攸遂解正位之義。言所重在此也。若中饋之語。則以坎離互體。有烹飪之象。故以此事當之。以申前義之爲重也。

庸行

古人庸行之事。莫非至理。作聖作賢。由此爲之。世人不能爲聖賢。皆庸行不求如禮。不克顧名思義。斯咫尺千里。白首窮年。無分毫之益也。容貌詞氣。所謂物之則。事之義也。留心于此。謂之窮理。踐履及此。謂之行義。言必聞表著之位。視不過袪襜之中。所以筦攝其心。使有所措。不外馳也。朝祭服之有旒纊。非眞蒙耳目使不聞見。所以去人心雜念也。履之有絇。尊之有禁。非謂見此二物。遂不行不飲。所以教人知節。不至淫放。上服有冠有笏。下幅必正如帷。義取整齊嚴肅。深思其制。以防非僻之心。非可以燕居之服假借

用也。祭器亦然。不施于用器。敬其事者。必以日之朝氣爲之。以月計者、則在朔。以歲計者。則在春也。奉身之具。不必薄于人。不必厚于人。以隨才稱等爲得。厚薄之宜。得其宜則義也。古之君子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飲食俎豆之數。衣服采章之別。器用精粗之等。尊者取贏焉。卑者取約焉。所行之事。卽有供事之物。既用其物。卽有象物之容。垣屋什器必堅朴。勿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勿苟亂也。饗食無加物及禮可矣。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用物太侈。必有窮時。至于既窮。如人之沒水。不可振也。侈靡之生淫僻。猶饑寒之趨姦邪。故小人不勝情欲。必陷罪辜。雖居高上之位。行快心之事。未可爲福也。古者執贄相見。有敍情配志二義。故曰。視其所贄。而知其所任焉。非因以求貨也。凡致禮于人者。二事並施。各遣一使以致詞。所以達誠一。一使兼二事非禮。一人兼二使。亦非禮也。達尊之前。禮恭而言直。以道相嚮。不崇其齒而枉焉。益所以尊長者也。不恭則失長幼之節。不直則害義。禮之正。皆浮薄之行也。主人待客。必敬而禮之。不問尊卑長幼。皆當敬之也。客過主人。亦必以禮自處。不問造次顚沛。皆不可廢禮也。朝聘必受于廟。詞必稱先君。以相接至境必假塗。昔貴今賤者。待之不損吾異日。皆行禮之事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禮不可獨行。當與在會之人同服行之。故君子有會聚之事。必以講禮爲先。會不以禮。必有豕酒獄訟之爭。有攘臂詬誶之隙。有忌克譎詭之心。豈嘉會之謂乎。凡久而漸靡與之俱化者。衆人之心常放也。兢兢自檢。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之心常存也。不潔之事。名猶遠之。況其實乎。不正之迹。形猶惡之。況其眞乎。常以行禮爲心。自不犯非義矣。若

夫富貴貧賤之交。最難把持。故聖賢每于此致力。吾徒行年既久。觀事頗多。今之所遭。後之所忘。何不可以釋然。此之所欣。彼之所厭。何者謂之確然。不惟苟且求得不可爲。卽無心任運亦非正要。當用力貞勝。然後見學問有權也。夫自勝爲疆。如龍之不見石。遇物而縻。如魚之觸餌。勢牽于人。道窮于我。愈求脫則愈束縛。翳桑之餓人。恥行乞而羞自致。所以能成其剛也。世亂無家。不容不依。故人之有位者。當以蔡茂依竇融爲法。署官則固辭。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故並記之。

朕兆

神之在人。原爲一身之主。故禍福之幾。先接于神。而神爲之動。惟賢者能察神之所動。如有凶徵。先以敬愼自持。不授諸形氣以成其事。故賢者所爲。常與福遇。以其致禍之幾。能自消弭。人第見其惠迪皆吉。若命之常吉也。故曰神先心以定命也。其他德不足者。往往神之所動。不能自知。是以氣授于形。而不可禦。形授諸事。而不可回。書傳所載。凡爭競之念。數動而不戢者。鬬訟之兆也。幸人之有難者。已將有難。而志氣相引也。驕矜而不能自戢者。將一反而至于卑屈也。弗及而憂。魂先戰也。可憂而樂。心已亡矣。語言苟且。哀樂失時。嘉事不體。凶事不類。當事而忘其所事。或授師而心蕩。或受脤而不敬。皆精爽之馳。將死之徵也。宮室足以居處。無故而廣大之。更新之。不久居之兆也。不恃道義。而邀福于冥冥之神。魂魄虧而左道入也。與人爭辯。不日增其德。必有戮辱之患。旋及其身。所行既失道。就彼失道之事。亦浩蕩而無歸者。此不至凶禍不止也。君子處世爲善。而非以自爲也。各爲其善。而不必其爲我也。作之而不能成者。不必

作也可一行而不可復者不宜嘗試也以淺衷待人以俗情概人在己則爲矜伐在人則有怒心在四鄰則有戒心皆所以伏禍端也君子量腹而食度形而衣量能而受官與人言也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悅心之處以行險之道處之則不敢過于快意嗜欲所在節以中正之道則不敢求多于人行禮之事以遜讓之容將之不直己以忤時服人之善而不以倨傲爲心先自處于上而寘其人之善于俯視之列皆所以免禍端也如一歲之中分以四時生長收藏各以其序不至匱乏亦不憂迫促一日之途限以次舍足力不竭遠道可致一日之務以晝考夕省爲期則形神不疲功效日積聖人制節謹度凡事如是所須不多物亦易給所求不溢人亦無厭所期不賒願亦易愜故無事不可爲無地不可安似近而實遠似狹而實宏所以養其神明勿使昏亂俾能察禍福于幾微而先事弭之勿使成形也

姓名

姓氏宗族之別天子初封諸侯因所生之地賜以爲姓所就之國賜以爲氏必姓氏兼賜者姓所以統一本繫之而弗別明昏姻不可通氏所以殊戚單別之各爲家以待子孫之衆多也故姓則百世不改氏則旁支別屬各得異立或用王父字或用先人謚或所居官或所處邑不盡從國土也春秋以來大約天子所賜曰姓諸侯所賜曰氏諸侯以姓行大夫以氏行以姓行者稱宗以氏行者稱族始有定制然而自此以往人類繁多編戶齊民皆有姓氏不必盡出君賜亦有身自名之者士會之帑爲劉伍員之子爲王孫知果自爲輔氏王莽之世爲黃死而爲神于永州因以氏其所居之溪東漢折像之先張江封折侯後徙

廣漢。因以侯國氏焉。不可勝詰矣。又且僭擬成習。慕古者賜姓之榮。冒昧稱姓。不稱氏矣。今人相問。則曰貴姓。自述則曰寒族。問者從尊。自述從卑。猶存古也。命名之中。實有徵兆。穆侯雖寵愛少子。未必命名之時。卽以奪宗。然國中之人。必有因成師之名以殊異其弟者。楚有當璧之祥。而乾谿弑成。漢有堯母之號。而宮廷蠱發。事皆類此。孔穎達曰。師服之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意。謂晉侯當因命名之失。蚤爲疆幹之計。非謂人之命名。必將有驗也。衞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對曰。辟疆。行人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此又不論徵兆。而論義理。徵兆雖善。而義理有格。亦不可輒用也。

取與

天地所生之物。非一家之有。故有無輕重。皆可相通。春秋之義。貨財車馬芻粟以相饋遺者。皆曰歸。歸者、取所有之義也。曰分、曰贈、曰共、猶私己之言也、天有消息、人有取與。安有藏于一處不相流通之理。故凡貨財所聚。未爲福也。所聚之家。必有意外之患。所聚之地。必有不測之憂。息夫候門。盜賊夜伺其寢。敖倉積粟。羣雄舉事必爭。不惟家不可聚。卽地亦不可聚也。況貨財之數。入之端有限。出之路無窮。親戚鄉里。餽遺贍給。朝著官署。賞賚稍食。部民佃客。供億輸將。賈客販夫。懋遷居積。此入之端也。其事可指而數也。通都大邑。豕酒獄訟之爭。風雨晦明。探囊胠篋之盜。其人不可逆數。其事不可周知。皆出之端也。故達觀之士。勿忿于出。勿快于入。不可謂在我者卽爲入。在人者卽爲出也。古者諸侯四夷朝于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幣帛于公卿之府寺。然相接以禮。彼此俱無貪惏之慾。與求取之過。亦不以豐約報施生責望

于其閒。則人道之常、亦有不可廢者。戎朝京師。發幣于凡伯。凡伯弗賓。此必不厭其欲。故不禮其使。他日見執之恥。則貪利所致也。春秋亡國之君。亦有差等。虞公之貪。晉人執之以爲媵。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齊人受魯之賂田。而黨弑君之事。魯乘勝齊之功。而取所賂之田。晉人取璧內府。而藏諸外府。取馬內廄。而藏諸外廄。曾幾何時。其人抱璧牽馬而至其庭。事之反覆。孰有著于此者。貪得好利。轉徙之閒而已。君子在隱約。不克他有施爲。臨財勿苟得。卽守道之心。卽行道之事。故爲士大夫者。最不可受惠于人。施而不報不可也。報之而有厭苦之心。亦不可也。其人雖不求報。而我常懷未報之慙。與責報之疑。亦不可也。惟辭之于始。則兩情俱愜。一受其施。脈脈相視。終身如有所負。晉之烈士。羞行乞而憎自致。是以寧餓于翳桑也。人道散而不有。讓而不取。重請求而惡匈奪。鄙德色而善忘施。所以別于戴角而傅翼。弱肉而彊食。尤不可習用他人之器幣。習用既熟。辭受之界。漸不能清。如久處鮑魚之肆。全不聞其臭矣。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此言雖小。亦可施于政也。凡取非其有。以造意爲首。蒙欲而動次之。不論得與不得也。不義之財。不可陳于宗廟。神必吐之不受。蒙欲而動之名也。

遠害

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昧于知幾、迨禍已及。則不能去也。要之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楚殺管修。葉公斬

關而入。無官職者。聞聲而遁。若孔子者是。有權勢者。觀釁而動。若葉公者是。人未可遽殺。亦不可獨殺。故遠害者、宜知幾。操政柄者。不可不愼刑也。傳記所載。自有安國便事之道。而求之不精。行之不力。皆危機也。聖賢于人。欲救其失。而去其害。開其迷而杜其邪。故取古人之事。校量訓敕。多方示以道心焉。敬者、德之輿也。恕者、德之則也。敬恕不離于心。故能審是非得失之幾。得死生存亡之正。不與惡人爲怨。受詬辱而不校、優游于衰世以終其天年。愼小敬微。擇忠直之士爲師友。是以常聞其過。卽憂患之中。亦必愼所託。不枉道苟免。不求救于憸人。否則淸其質而濁其文。亦足稱也。又以爲人類之相殺。皆畏惡其人而殺之。未有鄙夷其人而殺之者。或生乎亂世。或立乎暴主之側。自晦其美。不使暴露。所以徼其鄙夷之心。旣見鄙其人。卽不殺其人矣。知伯俯視韓魏之君。故二君得免于亡。魏惠王狎公孫鞅。故鞅晏然不去其國。枚皐、東方朔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故皆以善終。而嚴助、吾丘壽王、才智輳輻有餘。卒于不免。是以知巧之士。不惜見鄙于人。以全所欲。有道君子。亦不妨見鄙于人。以善藏其用。不然。人之才智有限。世之憂患無窮。以有限禦無窮。吾未見嚶嚶自鳴者得以馳騁于天下也。又計古今以來。亦有文字得罪者。皆詭僻不正之言。欺世誑俗之事。否則勝氣陵人。苛論絕物。深刻爲心。陰慘爲術。嗜進擠險。誣善藏慝。是以見者惡之。起而相詢。國法因之。用以懲惡。豈有宣聖賢微旨。明先王正法。敦篤愷弟。平粹切實。至仁爲裏。太和爲表。而觸人主之怒。來權勢之仇。必無之事也。又計近怨人者。猝逢其禍。受亂人者。必與其殃。昵刑人者。常被其毒。能爲我謀害他人者。卽能爲他人謀害我者也。能詆訾人以悅我者。卽能詆訾我以悅人者

也。咿嚘上堂之夜客。攘臂入座之爪牙。皆能借彼以傾此。挈此以授彼者也。勿近此輩。亦遠害之道。若此者。皆道心也。道心一喪。人如鳥獸。罟獲陷阱。處處有之。而目未之見。何以徵之。五行之理。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故犯人者。有刑辟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權勢屬陽。然君子不畏權勢。刑人屬陰。而君子不近刑人。有剛明之氣者猶可逆。無剛明之氣者不可逆也。齊景公病痁。而請誅祝史之言。至漢哀帝寢疾未瘳。而東平祝詛伍宏案脈之獄。興人主善病。亦能生大獄之端。衞出公之嬖。與小人比。而逐大叔僖子。漢成帝信郎賁麗善星。而以翟方進。當天變人主好術數。亦不利于大臣。若此之類。皆不可不知戒也。楚欲圖周。周人示以重器之利。而計遂寢。秦欲圖楚。張儀誘以商於之利。而禍立至。楚公子比貪一朝之位。慶封躭朱方之樂。皆殺其身。而不及悔。生當亂世。死于饑寒者少。死于懷璧者多。陳平所以封還項金解衣刺船也。甄尋手文有天子字。此乃殺身之朕兆。非吉祥也。凡無德而有奇表。無德而有令譽。無德而有厚福。皆可謂妖。不可謂慶。在國則滅。在身則亡。不爽之數也。凶德之人。並生一時。輳集一處。則殺身之謀。迅不及備。結不可解。春秋、轅濤塗、申侯、漢、田竇、晉、楊駿、賈謐。皆其徒也。陽處父剛愎自用。華而不實。又攬人主之權。以進退朝士。謝靈運有其剛而無其權。何晏有其華而不聞其剛。顏竣則兼有之。皆不祥之尤者也。臧武仲知美疢藥石之不同。不能趨此避彼。作不順而施不恕。遂不容于其國。寧喜樂于持權。而借口從命。內史穀不言內君之不可弑。而憂外君不賞其功。子西過恃卵翼之恩。而狎亂人。狂逞之怨。皆凶德相聚。適足殺身者也。小人敢于爲惡。必無惻隱羞惡之心。從而指斥其過。最危之事也。蓋寬

饒以深刻之性。居刺舉之任。抱憤懣之心。過于激訐。多所不堪。是以怨怒並作。東平國草起覆道。石自轉立。何與人事。而王后禱祠之。天下已定。皇子通侯交遊賓客。雖云盛事。然屬有姦人居其閒。傾搖鼓動。一人事覆。同輩並受其禍。故建武末年之獄興。廢棄之家。子弟雖有美材。亦當養晦深藏。若又召致名譽。好氣尙利。則速禍之道也。王磐是也。袁盎喜于人主之前。持論短長。雖多正論。亦頗容私。是以終爲有權力者所惡。致殺身之禍。大祗廉恥絕。則不可仕。三綱絕。則不可居。皆必有无妄之禍以及人也。君子非全生之爲貴。而明哲以保之爲貴。明哲之道有二。處患難之中。宜于守常處順。擇事之平易者爲之。擇心之坦夷者居之。處中而不處極。一切深險之心。詭僻之行。不可爲也。聖人恐人迷于憂患而不能出也、故舉九卦以告之是也。居無事之時。養晦處默。樂天安義。防閑敬畏。勸善隱惡。知命之當然。而窮通隱顯。不改行義之心。以遂爲善之志。無論吉祥之徵。怪異之萌。皆默消之。則福既不狃。禍亦莫及。聖人恐人躭于宴安而不知儆也。故以小旻之卒章。明親戚相戒之義是也。然亦有觀人則明。自處則暗者。何也。在人禍福之形。已見諸事。吾之學問深而析理明。居心公而處物恕。鮮不中也。至于反而自觀。雖一時所照。頗爲明察。亡何。日久解怠。轉徙多端。是以終當變易。與所見相違。若以觀人之智。內省諸躬。歲月雖久。造次不易。其于禍福之際。依然觀人之明。初念之察。豈有不通之物理乎。凡行有汗穢者。人雖偶不惡我。我行汗穢。動作有危。亦當刻刻自惡。語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今有千人憤怨而不死者。非幸免也。當有黨惡之人。相從俱死。苟幸免之日既多。則從死之人益衆。知幾者所宜亟去也。

形神

心易放逸。能凝聚則成神。氣易壅閼。能流通則生精。精神盎然。形乃長生。人之神。寤則栖心。寐則栖腎。將寐在脾。將寤在肝。神之所至。氣亦至焉。人之氣。下起于踵。上徹于頂。中經于督脈。霧散于膚髮。憂則結聚。悅則暢達。氣之所往。精亦往焉。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人物生生之道。養生之家。所當深味也。動也者。體宜微勞。不可惰逸也。散者。氣宜流行。不可湫底也。潤者。津液不枯涸也。晅者。居處不卽幽暗。就陽明也。止者。嗜欲有節。思慮勿淫也。悅者。心常泰然。無入不自得也。君者。以神馭形。以欲從道。如人之有君長也。藏者。精神之用深藏不泄也。養生之家。常從月令二至之戒。舉動無躁。聲色勿躭。滋味宜薄。嗜欲宜節。所以定神惜氣也。秦醫之言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二疾。皆心也。分屬二氣之感。何也。明者、晝也。晝以營務思慮過多。君火太熾。則神不定。晦者、夜也。夜當安身。近女過度。相火太熾。神亦不定。放二者異感。而爲病則同歸于心。晉平公惑以喪志。以爲有祟馮焉。蓋心神不定。爲此病也。苟定神矣。焉能爲蠱。又氣戾動于外。則陰血遍身皆動。血既亂動。脈必張。脈張于外。內必燥。血既燥矣。氣必不運。氣既塞矣。血亦中絕。苟惜氣矣。焉能爲蠱。且也動物以一呼一吸爲性命。植物以一炕一翕爲呼吸。呼吸者、節宣之妙理也。水之流也。日夜不息。然而亦有翕張。翕則稍渟。張則復逝。一翕一張。相尋無已。而後歸諸大壑。金之在櫝。時有輕重。餘時如故。子午加重。亦翕張之謂。人之氣有呼吸。如戶牖洞開。風氣自入。突煙自祛。故病患由此可除。凡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以後事更其前事。使節宣之。亦呼吸之義也。老子欲人以嗇爲寶。又欲嗇之于未損之時。易之爲卦。聚則受之以渙。渙則受之以節。元人兩斧伐孤樹之戒。皆定神惜氣之義爾。若夫沖和之氣。流行天地間。會陰陽之和。極發育之美。凡物之形。皆受諸陰陽。而陰陽之精英。則此氣當之。得此氣最多者。靈爽獨異于人。故爲君爲相。有以治人。而人受其治。養此氣最厚者。其年齡亦過于人。爲期爲頤。有松喬之壽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亦有定理。慎疾、所以養生也。考終、所以正死也。藥餌以去疾。滋味以行氣。此人道之常。至于篤疾之時。氣不絕則神不散。病不革則氣不絕。未絕不得卽死。猶旣絕不能復生。爲君子者。不可以慎疾之故。遂萌貪生之心。尤不可以必盡之生。求緩須臾之死。惟安時處順。則不爲病所亂矣。若夫資生之具。如其分。如其量。則養也。過其量。過其分。則傷害隨之。女寵太盛。神氣昏亂。必行事多錯謬。用物奢泰。必取予多不廉。好色有此二病。不但傷生也。山川之神。主水旱癘疫之災。日月星辰之神。主霜雪風雨之不時。孔子曰。飲食不時。勞役過度者。病其殺之。子產曰。若君之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與焉。由此觀之。今人疾病。何與二氏。而禱祀及之。可以正其惑矣。

士禮

先王制禮。皆順性命之旨。而爲之節。恩之淺深。義之遠近。禮與刑所由出。故漢人禮服之學。自爲一家。蕭望之受于夏侯勝。望之又以授元帝。爲太子時。蓋重其事也。然喪服一卷。曾不盈握。而爭說紛紜。故摯虞謂世之要用。特易失指。今喪禮非無定制。而人不能行。何也。時無聖賢。鮮能以誠心臨事。故曾子曰。人未

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欲人事事盡心。若居喪之心也。居心以誠。則無不克由禮之事矣。古禮有國恤篇。唐顯慶中。許李用事。輒焚國恤。而山陵之禮。遂無所據。國有大故。皆摭拾殘缺。比附倫類。推士喪禮行之。事已而斥去。不存其籍。有不合禮者。羣臣莫敢執正。緣臣子之義。不豫凶事。而又無所據也。且尊君卑臣太甚。每舉大禮。多抑損典文。以便人主之私。主有誤聽者。有不慊于心。輒爲有司所阻者。今略舉之。以辨從違。居憂而遇令節。可慰不可賀也。除喪而從吉。可用樂。不可設燕也。晉之羣臣易服。而武帝宮中。尙從三年之制。宋之諸帝。皆同晉武。而孝宗三年衰服。朝衣朝冠。悉用大布。稱子稱名。以致哀痛之心。卽位改元。以繫臣民之望。正始之義盡。上下之情通。所謂可從者。此類是也。冢宰之聽。其廢已久。伊尹而後。康王已無明文。王莽爲之。是誣天也。嗣君卽位。卿出並聘。以繼好告哀。又娶元妃以奉粢盛。未嘗行卒哭。卽吉之禮也。杜預引此。以爲諒闇從吉之徵。是誣聖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禮不可略。後之人君。有未踰旬而葬者。是背死忘生也。新君卽位。在殯宮之前。成禮。反服載在經義。後世有卽位。遣奠同日並舉者。是日也。陪新君之班。則違龍輴之從。赴山陵之禮。則損朝儀之盛。吉凶二事。驟集一時。孰重孰輕。誰詳誰略。此史官所不敢書也。以日易月。外庭公除。墨帶公服。權以治事可也。後世以朝服造殯宮。是以大行之戚。爲人主私家之喪。羣臣若無與焉。是有子而無臣也。所謂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發喪告哀。禮之所重。春秋亦有再踰月而後發喪之文。周襄王是也。處危疑之時。須大國之助。機不可測。禮從其變。春秋雖不立義。亦無貶辭。後世或從與否。各因其宜。不可前定者。此類是也。短通喪之過。世皆歸咎漢文帝。考諸書卷。不自

文帝始。棘人之詩。已在前矣。先儒以諒闇爲居喪之名。非終服之名。是以免喪終喪爲二事。宅憂除服爲二時矣。大抵春秋以來。天子諸侯既葬。除服率以爲常。晏平仲斬衰居凶。其老以爲非大夫禮。滕世子從孟子言。見者大悅。然則短喪之習。浸淫日久。從禮者雖如晨星。猶未盡泯滅。不若以日易月之制。一定二十七日之外。食稻衣錦以爲當然也。然文帝短喪之事。先儒別有一說。謂古者臣爲君服。三年衰絰。畿內之民亦服之。圻外無服。未嘗天下皆服也。秦人尊君卑臣。使天下皆服。如喪父母。文帝反秦事而行古制爾。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而從金革。賢者猶謂不卽人心。退而致事。漢時爲官者。雖遭父母之喪。不得輕赴。翟方進自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制。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荀爽對策。極言其非。光武絕告寧之典。陳忠亦謂新承大亂。禮趣簡易。不可爲法。和熹臨朝稱制。詔長吏以下不行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陳忠因請從軍之士。及給事縣官小吏。大父母喪。不滿三月。皆勿徭役。令得葬送。史家韙之。明典稽勳司糾奪喪。禁短喪。謫匿喪。惟欽天監奔喪三月復。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然則起復之命。臣不可受。君亦不當彊之。薄俗之人。宦情太重。先于通籍時僞設出爲人後以爲他日免喪地。此又可長歎息者也。爲人子者。親喪未葬。宜從孤子當室之義。免喪猶不純采。孫除祖服。而父服未除。亦不全用吉服。故古有吉凶相半之服。玉藻曰。縞冠京武。子姓之冠也。爲祖之亡。故縞冠示凶。爲父之存。故京武示吉。今人小祥後。諸孫衣錦。三年之喪未葬。諸子亦衣錦。皆非禮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春秋之君。背殯出會。背殯從戎。史皆譏其不哀。國之大事。且曰不可。況他人乎。故曰周人有喪。魯

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之弔。遣使也。故周使可至魯。魯人之弔。君當自往。屬在喪中。故不可適周。所謂喪不貳事也。晉文公爲伯不教人以孝。陳有大喪。彊會其孤。春秋不責陳孤。而以深恥文公。其後鄭伯朝晉。晉侯享之。鄭伯辭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其辭享。而不免其來朝。亦未爲知禮也。今鄉里慶弔。亦列國例也。權勢之家。輕奪人喪。人子亦輕奪其喪。變服從事。主人受之不辭。皆不知禮故也。葬地必擇吉壤。非爲子孫祈福。乃欲祖考安厝。其地溫暖則安。溼寒則不安。無所謂形家言也。但使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不令冢中空曠。則可長久。今以卜兆之故。久懸其棺者多矣。鄭延祥母死。三十年不葬。顏眞卿劾之。有詔。終身不齒。陸贄爲中書舍人。母卒東京。德宗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同葬洛陽。必非既已安厝。又發而遷也。蓋懸棺而俟子貴也。律以眞卿之奏。則爲罪人矣。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不懷者。欲事速訖。而無眷戀之情。故呂才曰。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怠禮。蓋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也。相傳己亥日不可葬。然春秋己亥葬者二十餘族。不擇日也。或用當代所尙。或以日中而塌。不擇時也。總之吉凶不可信。五姓不可信。升降榮辱。不由墓地。後人拘于其法。至于受弔不哭。吉服臨冢。益悖謬矣。魯定公之喪。雨不克葬。說穀梁者。謂喪事有進無退。故潦車載簑笠。不爲雨止。若停柩以待異日。則謂喪不以制。杜氏謂雨而成事。若汲汲欲葬。故以雨霽而葬爲得誠信之道。二說雖異。皆以行禮爲重。非陰陽支干之忌也。故形家之說。不可施于論禮之事焉。葬者、藏也。不可復見。然有非常之變。若水齧前和。將亡失尸柩。不得已而他厝。故禮有改葬服緦之文。以安孝子之心。非可常行。周人改葬桓王。春秋惡其榮奢發藏。俾死

者復擾。故以示戒。魯人改葬惠公。于經不書。傳曰。以宋師之故。葬禮有闕。夫葬禮有闕。所憾甚微。棺椁復露。爲痛甚大。以美觀而發藏。非孝子之心仁人之舉也。其後樊宏遺令。以爲棺椁復見。恐有腐敗。光武甚善其言。以示百官。且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東平王蒼曰。以吉凶俗數言之。不宜無故繕修坵墓。有所興起。故改葬之事。不可輕議。爲人子孫。勿爲葬師所誤也。送終之禮。稱家之有無。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無廣擇不食之地。而無居良田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斯無可議矣。宋元公欲自貶損殯斂之具。其臣不從。不忍曠禮廢法。辱其先君。世俗之子。不知禮儀品式。薄于禮制。而裒其財物。以邀浮屠老子之福。更不足與校是非矣。鄭氏祭法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其祭無主也。孔悝出奔。使貳車返。取廟主于西圃。孔疏謂當時僭禮。初非典制。然則說公羊者。所云喪主用虞。吉主用練。埋虞主而後作練主。註左氏者。所云葬而作主。以祀于寢。三年喪畢。則遷入廟。皆爲天子諸侯言之、非士大夫之禮。今作主。以祀通于上下矣。朱子家禮。不重其事。惟擇善書子弟書之而已。與今所行不同。學禮者。宜審行之。人子于父母之喪。三年未滿。凡祭奠哭泣。皆用事生之儀。日夕上食。饋用常器。未可得陳俎豆牲牢也。終喪而廟。廟祭則吉。前此雖殯宮已葬。不忍同于追遠之義。三年一禘。魯之恆制。閔公二年五月。適當禘祭常期。而莊公之服未闋。若待服闋。則不及此年之禘。而當遲諸三年後矣。魯人亟欲禘其先君。以爲減其月數。未減年數。或可前卻稍渝。然未畢生者之事。而遽鬼神其親。故國史譏其失禮。文公二年。未畢僖喪。而吉禘如故。蓋踵前人之失。而遂舉爲例也。吉禘失亟。猶且不可。況制服不如期。釋服不如期。舉葬不

如期短喪久殯。豈人子所爲乎至於忌日。則終身之憂。不可治他事。若朱子黲巾素服。夕寢于外可也。謝安朞功之戚。不廢音樂。王坦之規之不從。史云。衣冠效之。遂以成俗。責安之作俑也。凡不及情之事。不可以訓。雖有賢者爲之。亦宜改正。郗鑒當永嘉亂。乞食鄉人。以飯著兩頰。歸而吐之。哺一兄子一外甥。後甥爲縣令。聞鑒之喪。辭職而歸。席苫而處。心喪三年以報之。論者義之。安之失禮昭然矣。爲人後之禮。以言乎恩。則不能無二。以言乎義。則當統于一。恐義之不一。故絕其恩而彊使之一。不如明使恩之不一。而義之所在。自無容不一也。南豐爲人後議。不改父母之名。而越禮之尊稱。必不可假。越禮之大祀。必不可行。雖從歐說。亦未嘗從越禮之說也。古者重赴弔之禮。賓主皆不敢忽。故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葬期遠近。以此爲節。重其事也。弔喪儀品。主于致哀。非以充用。故多明器之類。塗車芻靈。非委繒帛于無用也。又以及事爲敬。弔死不及尸。贈生不及哀。書傳所譏。皆以懲不敏。不敏生于不敬。是以懲之。陸贄居喪。不受賵遺。惟韋皐以布衣交。先聞天子。然後稱詔致之。此之謂榮親。非世俗賻布之類。若世俗賻布。何榮之有。穀梁傳曰。會葬之禮于鄙上。此明弔喪有會葬之禮。會葬有登壟之禮也。客不登壟而請退。主人卻客以省煩。皆爲簡禮。此爲有力者言之。若力不足。又不可虛地上以實地下也。謚必請于天子。以謚由尊者成也。謚必由誄。誄者、累也。累列生平行迹。讀之以作謚。傳云。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死而私謚。司馬公正之矣。以爲禮不當謚。孔門亦不謚夫子也。今人始喪其親。卽請私謚于所知。以旌其柩。所知亦草草應之。既未覩其行實。又以身當尊。且納謚于壙。亦禮所無。至于婦人。尤不可私謚。蓋婦人無外行。

無由接于戚里。死從夫謚。以明所專。說在杜氏釋例也。漢宣帝謚其母悼。祖母戾。戾、非美謚也。以其從乎太子。故不當更也。魯僖公沒婦人手。春秋譏之。以爲非正終之義。文公有母之喪。而毀泉臺。以譏祥爲忌。而弛其哀痛之心。是以聖人譏失道也。劉向謂繼亂之後。必有廢興。先代陵墓、鮮不發掘。齊宜都王不取桓溫冢中物。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陳叔陵發謝安墓。以葬其母。先賢之澤。不庇其身。甘棠之思。安在哉。所云愼終追遠。不獨親屬君臣。朋友皆當如是。故能使民情觀感。歸于厚道也。古之人君。莫不恩禮其臣。錫衰牡絰。親視斂殯。聞喪廢禮。當祭輟樂。載在經傳。往往皆然。春秋隱公之時。大夫之卒。皆書于策。隆于臣子也。桓莊之時。無書焉者。其恩薄矣。不待杜蕢舉觴。而後知其替也。後代卹典。存其名焉。何哀痛之足云。

方技

漢書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惟達者知之。非餘人所能識。然而心志在內。形聲在外。成敗在後。氣機在先、相爲體用。合而不離。是以未嘗不可知也。明道之士。得其全體。以揆一端。無不合符。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卽術數之家。或假卜筮。或觀象數。得其一端。以印全體。亦無不合。故卜偃史墨諸人。言多奇中。聖人亦爲卜筮。以通愚智。循其繇詞。以定猶豫決疑。似皆以教人爲善。謹其人事。求合天心也。然聖賢舉事。先盡人事。而後決諸天命。故尙書洪範。卿士謀其得失。蓍龜決其吉凶。蓋以蓍龜通卿士之數。非以卿士徇蓍龜之指也。卽蓍龜並陳。

亦必先筮後卜。蓋筮猶參人事。龜則全用朕兆。卽事有漸。故先筮後卜也。筮雖吉。猶必命龜。以人從天。而不敢自專。若筮不吉。則不更卜。人事不可不必問天矣。蓋人事之理。與天地同也。是以感之而應。問之而答。君子志其善者遠者。而因以教人。明其事。則謂之善。明其義。則謂之遠。子產天道遠人道邇之說。蓋旣審其事。又明其義。非一切倔彊不信術士言也。人事失得。自有常理。上天之綜。無聲無臭。方術之士。乃先事而宣言。是爲亂常。爲誣天。班氏論其彷彿一端。假經設義。依託象類。固有屢中之獲。明乎其非聖賢設教之旨。爲儒者所當戒。交遊所當謹也。春秋沙麓崩。爲天下記異。安有發祥之理。元城建公之言。王莽假造以欺人耳。以理論之。沙麓之崩。地之陷也。其占爲陰勝陽。子乘母。不祥之繇也。天戒若曰。居此地者。愼勿爲不善。苟爲不善。雖極隆盛。必當族滅。若自高而陷也。以後事觀之。元后之祥。乃祖宗活萬人之報。人事之得也。其爲凶徵。則地陷之變。當爲族誅。天之告人已久矣。分卦直日之法。用以迹捕盜賊極善。焦延壽爲令。小黃用之可也。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正謂此道不可治天下。有嘗試者。必害其身。如京房者。朝廷但當術士待之。元帝倚以爲治。房亦任之不辭。變更典制。引用黨與。彊人主以必從。小人造滅身之謀。已亦草不道之章。涌水已見。求進不休。安在其知禍福邪。眭孟旣學春秋。豈絕不知忌諱。何以當幼主在位大臣秉政之日。而發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之語。卽在莽操之朝。亦必陰用其言。而顯戮其身矣。且方術技能之士。其始必有至精者出。然後可動人主之聽。旣啓其端。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不必皆有至精之術矣。又可盡信乎。要之杜欽、谷永非不精也。而二趙之惡。移諸許后。西門、君惠

非不驗也。而光武之名。誤以劉歆。赤精之讖。當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適以是年生于濟陽。劉氏當興。李氏爲輔。而李焉誅及其身。李通之父。亦不逮其子之富貴。彼術數何能爲也。班氏曰。淺爲尤悔。深作愆害。焉可忽哉。若劉向撰五行志。推迹行事。連傳經術。原委歸趨。絕非方技之書。故可誦法耳。若終軍之對。以爲野獸並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未幾。果有南北率衆來降之事。此蓋以意忖度。幸而得中。非本占候書也。若東京之初。圖讖之謬。當時亦可槩見矣。用孫咸爲大司馬。而人不服。改用吳漢。而人始服。是人事可見者也。以王梁爲大司空。引洛水灌鞏川。渠成而水不流。是天意可見者也。而光武終不悟。至其末年。猶頒圖讖于天下。使一代學術功名。不敢不用此爲門徑。桓譚終致流亡。鄭興遜詞僅免。賈逵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豈非作始之悖哉。范史論方術。以知變而不詭俗者爲正。猶爲信道不篤。不如魏孝文焚之爲是也。

讀書說卷三

虛實

人之生世。處天覆地載之中。範圍乎五典六行之內。此皆實際。不可逃之而虛遊。無論聖賢庸愚。用一日氣力。卽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學問。卽得一卷明達。進一分道德。卽得一分高明。減一分嗜欲。卽免一分羞辱。有實理者。必有實事。有實功者。必有實效。不如是者。嗜好太繁。失意必多。自適己情。怨家必衆。權之所歸。敵必樹焉。利之所鍾。寇必瞰焉。宅心不實。故所爲皆虛。而收功亦無實際也。詩書多言道德。孔孟始言仁義。仁義所以實道德也。仁義所在。必以禮樂行之。禮樂所以實仁義也。外以節其形體。內以節其心志。故昔人以爲皇極之門。蓋理猶虛名。禮皆實事。理可指非爲是。禮不可假僞爲恭。故三代以前。言禮而不言理。期人以必行也。不期人以能言也。行者、實也。言者、虛也。阮籍喜談名理。而曰禮豈爲我輩設。是謂崇虛遺實。君子不取焉。禮可養人之性。樂人之生。使視聽言動。習而安焉。而自喻於道也。邪辟不作。有以全其所受於天。是謂養性。僭侈不肆。物力不屈。養生送死無憾。身不攖罪戾。心不罹憂患。是謂樂生。器數文物。服習之久。漸能知其所以然。飲食起居。出入哀樂。莫不合乎天地之節文。而爲人所表儀。是謂喻于道也。道者、率其性之謂。不仁不義之事。性所本無。故不慊于身。非有所惡而不慊也。不安于心。非有所格而不安也。若仁義之事。則居之而樂。行之而安。故道之在人。不必其在我也。而好之也。與自愛其美同。我之

不德。不必其及人也。而自惡也。與人惡我同。性足具衆理。故萬事之理。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理足應萬事。故萬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性之所具。卽道之中。堯舜之所傳也。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傳焉。中無定體。無適而可忽也。要以心爲至中。心存則道見。見其體之皆備。用之各足。心一放。則當前失之矣。蓋聖人所謂道。不止論理。全爲應事者設。言其無窮。則千萬人千萬世之志。皆可相通。言其不二。則事之嫌疑。心之猶豫。有一成之決斷而不可移易。使由吾說者。皆能趨吉避凶。藏往知來。而成其爲君子之德。君子之行也。是以不爲偏至之論。不取難行之事。粲然各具。森然不誣。井然皆有條貫。秩然皆有先後。一呼則百應。一觸則百動。所以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若涉于偏至。卽有缺陷。缺陷之處。卽不貫通。攻之則易破。藏之則易朽。塊然一物。無神明之用。一亂之後。湮滅埽除。卽永絕矣。豈能與天地長存乎。後世非無儒也。爲儒之心則有二。有憂學術未明者。有笑古人未工者。憂學術不明。以傳道爲心者也。其所謂道。天下之公也。笑古人未工。以名世爲心者也。其所云道。一人之私也。若果以傳道爲心。姑且表章前哲。發明聖意。使仁義禮智之根。常在人心。耳目口鼻之欲。常處不勝。是亦足矣。勿爲高談異論。鑿壞人心。增長嗜欲也。古者有其實而辭其名。今者習其名而反厭薄其實。謂之何哉。

盛衰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而理卽存焉。體包乎其外。而氣行乎其中。此天之交于地也。形結于有物。而氣充于無際。此地之交乎天也。人居兩間。其氣上交于天。下交于地。故生長收藏。與出作入息相應。疾痛疴癢。與

陰陽寒暑相應。所以凡事皆有三才之義。而三才之中。各分上下。亦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卽有其理。君子就所居之位。而以其理行之。雖欲之而不居。雖惡之而不避。如天以雲雨下施于物。物以形象上應于天。所以熙豫豐大。極亨通之美也。然盛則必衰。亦自然之理。豐大之極。一變則爲微末。高亢之極。一變則爲卑下。進無可益。則反就退縮而已。蓋一盛一衰。天地之常理。此盛彼衰。人事之定局。既無兩盛。亦無兩衰。盛衰者、萬物之相避。亦萬物所由以相息也。若盛而不衰。必至于戰。戰必有所傷。或陰與陽戰。或羣陰彼此相戰。皆必傷之道。是以君子避之。何也。大衍者、數之成也。成則變化無由生。故損一以爲用。而變化生焉。惟其能變。是以遠近幽深。無不應之如響。若不變不化。不能括天下古今之象數也。君子觀此。凡事皆留有餘之地。以爲變化之基。而乘天地之生氣。若其數已盈。則不能變化。所見爲形與器者。皆天地之死氣也。既爲死氣。則雖富貴福澤。無可留戀矣。夫萬物潔齊于巽位。巽非有齊義也。萬物交戰于乾位。乾非有戰義也。所以齊之戰之者。人事之爲也。君子損一以爲用。而不處于極。所以濟天地之窮。乘其生數。不居成數爾。列子之言曰。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嘗終。則非體物不遺之理也。形者實。而形形者未嘗有。則非鳶飛魚躍上下皆察之理也。亦君子所不取也。

屈伸

天地之間。莫非氣也。屈伸往來。皆氣爲之。人日在此氣中。故富貴不可常。年壽不可久。高門降蓬。修棘樹庭。氣之推遷也。生若朝露。死猶絕景。亦氣之推遷也。強陽者久必得禍。此由伸而屈。恭順者久必得福。此

由屈而伸。屈伸之際。若有物焉主持其間。然以道觀。不過往來常理。往必有來。來必有往。則屈必有伸。伸必有屈也。天地人物。日在屈伸中。雲蒸雨降。谷夷淵實。所不能免。而況得失成敗之數乎。秦漢之交。詩書燔而經師重。漢魏之末。節行苦而任誕興。亦屈伸相感召也。聖賢則道積而爲德。故能主張乎氣。而屈者可常伸。驟遷者可久住。所以有莫大之福。享期頤之壽。此非人力所爲。亦非天所獨厚。乃德之常伸于物上。久住于人間也。蓋天地之道。以陰陽生成萬物。又能節宣正氣。驅除戾氣。太虛之中。有以推盪四時日月。而推盪之妙。又終古如是。尺度不差。是以物情雖紛。有強弱啖食之患。而生生不絕。儀象雖錯。有晦明愆伏之變。而常道自在。蓋有太和之氣。流行乎生長收藏。故物物各安性命。不苦衆多難御。有大中之道。範圍乎錯綜變化。故元會運世。指掌可數。不憂參差難計也。萬世而下。諸儒衆多。惟張子互藏迭至之說。頗窺其妙。人之德行行事。亦復如是。陽藏于陰。居寵思危也。陰藏于陽。上交不諂也。寤寐相繼。精神始健。順逆相參。德業始成。陰陽之迭至也。所以天地生萬物。既生之後。其氣無不相通。故有感而卽應。感者、此之所以達彼。應者、卽彼之所以感此也。人道相聚。必有感應。既有感應。卽有怨尤。既有怨尤。亦無不解之理。解則又相親矣。若有私意。則氣不通。不能感。亦不能應。遂有積怨而終身不解者。與天絕者也。故陰陽往來之理。人之所不能違。要之在天則爲理之循環。在人則爲情欲所使。母病而子心動。氣之無間也。人呼而天不聞。氣之有間也。氣之所由間。情欲爲之也。必也觀理深而御情嚴。則愛惡去取。皆非私意。故平格則上達于天。中孚則下達于物。凡有聚有散之物。皆不得認爲己有。彭殤之異。猗頓黔婁之異。總在聚

散中爭修短苦樂。若能知道。則此倏聚倏散。此聚彼散之境遇。皆不當累其心也。凡有識有知之物。皆不得以靈秀自矜。惷愚擬人。卽蓋世謀略。蓋世文章。皆一時客形所値。如石火電光。不可久繫。人特于不可繫中。爭勝負好醜。非眞形也。若能知道。則此或聖或凡。此聖彼凡之軀殼。亦不甚相遠也。要當有不可假借者。內之本體。不可不致其養。外之客象。不可不謹其防。則當堅守力行。不可游移屑越者也。

陰陽

造化之用。陰陽而已矣。陰主收斂。陽主發越。陽氣憤盈于地中。爲老農者。秋成之後。雖不種殖。必從而耕之。以宣其氣。然後陽氣暢達。而爲土膏。生長禾稼。若荒埆之地。耒耜所不及者。陽氣鬱積。土膏結轖。且生蟲豸螟螣。以害嘉穀。此乃陽氣未達。別有所生。爲災沴也。人身亦然。陽氣暢達。則生津潤。而膚理光澤。陽氣鬱結。則津液乾枯。疥癬頻作。猶螟螣之附土也。天地之生人物亦然。陽氣暢達之世。所生多賢。而賢者亦獲其用。是以其氣益盛。而至百年之久。若陽氣不達。有賢不用。用之不盡其才。則結轖之氣。不獨發諸草木鳥獸。星辰日月。而必鍾于人。窮奇檮杌之類。往往閒出。猶螟螣生于土。而貽害于土也。鄭氏解禮。但以魂魄血氣明鬼神之義。程張則廣以造化陰陽之說。朱子兼此二說。然後鬼神之理始全。故于其中分二氣一氣。以二氣明鄭氏。以一氣明程張。使人知二說之相須。蓋專用鄭氏。恐流于神怪。象設獨用程張。亦無當于焄蒿悽愴之在人心者。惟以天地陰陽之正理。範圍乎精氣遊魂之變態。其道乃尊。其指始醇。故事之之法。亦備陰陽。敬而遠之。敬則事之以陽。遠則事之以陰也。今人語及于神。則有恭敬祗肅之意。

語及于鬼。則有厭勝祛除之意。此非鬼神之情狀。然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亦有合于聖賢之指也。人與神。本無相通之氣。而有相通之理。理既通矣。氣亦貫焉。鬼神之理在彼。人以此理向之。故有降格之事。有恍惚之交。氣亦相感無閒。所以神降于莘。不足驚詫。監德觀惡。虞夏商周皆有之。然而民之與神。不相雜擾者也。雖理有大歸。必不曲爲小惠。豈有一人含寃。卽能訴天。天受人訴。卽降禍罰。若物情報復。取快目前者乎、其禍其罰。要歸不可逃之數而已。欒書之善。足庇其子之惡。欒黶之惡。移諸其子之無罪。天無赫赫之報。人有冥冥之疑。亦歸于不相雜擾之理而已。若肸蠁剡然感著于人。幄中人語。城上蛻迹。鼻衄水濱。杯澹席右。此必無之事。巫覡假譎者也。一開其端。罷之甚難。明哲之士。不可爲彼說所動。折以經傳之旨。時王之制。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不歆非類。不祀非族。則幻妄息矣。若夫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皆可爲鑒戒。猶有益世教。與巫覡矯誣不同也。厲鬼之說。理之所有。蓋天地之氣。有和有沴。流行不息。人居其閒。有生有死。相禪無窮。生則有形。形所由靈。名之曰魄。既生魄矣。內自有氣。氣之運者、名之曰魂。耳目心思能知覺。手足能運動。啼呼爲聲音、此魄爲之。所謂精也。意識性情。關節脈理。皆有氣行乎其閒。此魂爲之。所謂爽也。林氏曰。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于神。積爽而至于明。故魂魄人之所同。而精爽則賢否貴賤有不齊焉。既死之後。魂魄雖逝。精爽猶存。其尙德者。附天地和氣而興利。故先王祀爲明神。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也。其行惡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五行傳亦有禦六厲之禮。厲氣

流行。時有形聲。愚蒙聞之。必生訛言。民心不安。義須止遏。有民社者。惡可坐視不救。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操政柄者。亟爲之求所歸焉。物怪則毆之。韓愈之事是也。人厲則撫之。子產之事是也。泉臺之妖。雖不在厲鬼之數。但人心危動。以臺爲妖宅。妖偪處此。是以大懼。人君以國爲體。一國之心。緣此不安。欲安民心。不得不毀其臺也。蓋離宮別館。淸虛閒敞。人跡既稀。鬼物斯馮。欲除其害。不得復存其迹。祖宗親盡之廟。壞而不葺。葺之則爲譏。況遊觀之所乎。此載在經義不爲無據者也。夏父弗忌亂閔僖之次。柳下惠謂其必有天殃。後弗忌死已葬。而柩焚煙達椁外。此禮官失禮。鬼神譴責之明驗也。光武有事泰山。欲因武帝故封。梁松固爭。要其必改。既封之後。光武未受其福。而松被誅死。史家以爲罪雖由身。亦誣神之咎。何也。朝廷之上。行禮之地。故以明禮爲大事。古語曰。法吏侮法。猶禮官侮禮也。禮官逢迎人主。誣神侮禮。能無譴乎。左氏于躋僖一案。既引論事君子之言。又引作詩君子之言。又引仲尼之論。再三舉似。不一而足。深明其不可也。此嘉靖諸臣。所以寧受擯斥。不敢順旨行失禮之事也。王莽之子。非莽隔絕衞氏。吳章謂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夜持血灑第門。事覺而死。苦諫猶是說理。假鬼神則近邪魅。宜其陷于大逆。而不可救也。昔人謂鍾巫之祭。足徵淫祀無益。桑田巫以明術自殺。晉小臣以言夢爲殉。武帝炙胡巫上林。胡不聞歟。

有無

二氏之說。以爲天地萬物。皆虛空所生。山河大地。亦妄見其所生。夫閉一空器。鎖一空室。而云人物實其

中。空瓶之中。自生酒醴。空釜之中。自生饔飧。此愚所必不信也。且也山河大地在人目前者猶妄。又安得其身已往。其性則存者乎。世人但知二氏之謬。而不舉一確然可據之理以證其失。故終古莫勝。張子則舉易以證之。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古今以來。莫非氣之充滿。而推盪薰蒸以至于盛且久者。皆天下之實理也。乘生生之氣以來。既非自無而之有。雖有聚散死生。而此理不息。又安得舉山河大地。盡歸剗除。以爲無乎。以此闢二氏之妄。最爲得之。故學者不可不明易也。

異端之家。無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無。吾儒之書。有無皆實理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即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無極。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無也。先儒謂萬善所以生。萬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爲之根柢。爲之樞紐。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人有此身。一日之間。無一息不有仁義流行。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而仁義又相資爲用。所云互爲其根也。仁者、萬物所資以爲生。義者萬物所待以成。用此太極之理。箸見于人身者。若只從氣化言。猶于人無益也。惟步步著實。人然後能盡仁義之事。而立仁義之極。故周子又以誠明之。

吳澄之說。言薦拔之非禮也。今推其說而廣之。爲善之人。既與日月爭光。何所事于薦拔。爲惡之人。既已淪于沙蟲。亦恐薦拔無及。若爲子孫者。果知祖父所行既謬。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譴責。即當改行遷迹。以贖其愆。冥中之譴。未必不可挽回。祖父之過。未必不可洗滌。若祖父未嘗有過。而爲有過之疑。因以生薦

拔之事、是誣逝者以不白之寃也。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猶見責于鄉黨。況未之攘羊。而輒誣之乎。以此觀薦拔之說。果非釋氏之言。其徒爲此惑人信矣。嗟夫。虛無空幻。乃聖賢之寇賊。因果報應。又釋老之奴隸。吾見世之好尙日下。而智術益陋也。

天道聚散存亡而已。非有前後身之說也。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豈人生之謂乎。且草之善惡。必不報之于螢。雀之善惡。必不報之于蛤。形之化者。尙不能相及。況形氣皆非其故者乎。且其說以不善爲沙蟲。則螢之與雀。皆沙蟲之屬也。豈一一皆爲惡之報乎。若以爲有人性者雜乎其閒。則沙蟲之生死。誰司其籍。而不爽其報乎。西土之人好殺。故釋氏以慈忍矯之。中國禮義之教。其體無方。其用無涯。奚取慈忍之一端乎。裴頠曰。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取難檢之義以愚人。人亦爲所愚而不悟。不求益身心之故也。若以踐履篤實爲務。則異說無由進矣。

老子之意。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絕不以人從我。以利權害。以巧勝拙。誠恐以人從我。倘人有不從。則我不得踞其勝矣。以利權害。倘我專其利。則人必受其害。受其害者。必與我爲敵。而我失其利矣。以巧勝拙。人皆相競以巧。彼此相加。終無已時。至其極也。必有一敗。不如守拙。得以常不敗也。此三者。皆處人所不競之地。以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橈者也。故其所言。皆近情理。絕不荒唐。皆可循求。絕不幻妄。所以古今用其說者。亦可爲君爲相。而致治平之休。獲賢哲之譽。若讀莊子。則使人放縱。而犯義越禮之事多。讀釋氏。則使人無所檢括。而妄言誕說之徒亦進。故二家之說。以爲號令則不雅。以爲章奏則不法。

絕與老子不同。而嵇康梁武。又覆車之在前者也。

性命

在太虛之上謂之天。形體所具謂之人。天與人以氣化相接。而秉其陰陽剛柔之德。是之謂性。性之所居。有物閑焉。如第宅然。是之謂心。凡九州之內。生物衆多。各得夫土壤之氣。燥溼肥磽。必因其產。人爲天地所生。豈有不得天地之氣者。得其氣卽得其理。故凡爲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惡不仁。好義而惡不義。以此知仁義之爲性也。戰國之時。與孟子論性者。其人未必皆象瞽瞍紂也。而引象與瞽瞍紂。以概夫天下之爲堯舜爲微比者。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偏引古之不善人以誣性。可謂喪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之德矣。夫與人相期。未至而思之。是之謂思。有所亡失。建鼓而求之。是之謂求。兩國相比。據圖籍以正疆界。設兵衛以嚴封守。雖有強敵。亦不能奪。今人盡性之功。亦當有思有求。有不可奪。諸家之說。樂放縱而惡拘檢。亡失而不求。久曠而不思。棄置不守。爲物所奪。宜乎河漢其說。無所程于心也。

命雖在天。必與人事相稱。人事有遠近高深。而命無不應。人事有洪纖曲直。而命之所報無不當。然則命也者。隨人事得之。不可謂在天也。然天道聲臭莫測。常默與人周旋。人能惠迪則吉。能不驕不傲。則萬福來求。惠迪從逆在前。吉凶影響在後。不驕不傲在前。萬福來求在後。所以動乎志氣見乎朕兆者。又若天實爲之。而驅人以從事焉。以其由人事得之。故曰。君相可以造命。以其動乎志氣見諸朕兆。則天實爲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畏天命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法。春爲陽

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其書曰春秋。所以舉中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仁義之中制其法。人之喜怒哀樂。動作威儀。未必盡合于禮。故必矯情從道。以合仁義之中。而人道始和。人性始盡。推而廣之。五行之理。則金火相革。人事之變。則湯武革命。亦所以致中道也。夫人事之中。卽劉康公所謂命也。若夫親者相殘。仇者相好。變化詭故。不可前知。以怨蒙賞。以恩被戮。憂喜迴穴。不知所伏。張單俱災。顏冉速訖。死生壽夭。不可常測。此人所謂命。而不可謂知命。阮逸曰。德合于天。而心復于性。是謂知命。命非見性無能知。知性者少。故知命者亦少也。劉峻辨命。非不善也。王通猶以爲凡事歸諸命。則人道廢矣。蓋人能知命。而後可言畏命。能立命。而後可順命也。

言行

謹言愼行。非土木之偶。首鼠之恭也。凡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貴乎在內者。有以容納。志量恢宏。則容納多矣。又貴在外者。有所承載。局面寬展。則承載富矣。執守不堅。苦于易奪。紛華美麗。見之斯悅。悅斯奪矣。負荷不久。傷于易敗。歲月推遷。志意潛移。移斯敗矣。容納不廣。雖堅守無益。執持不堅。縱恢廓無成。見義不爲。器識之偏也。中道而廢。嗜欲之奪也。若此者。啓口卽謬。作事卽乖。奚取謹言愼行哉。理欲兩念。自天子至庶人。大略相同。然有以理之名。快欲之私者。有以理之實。近乎欲之名者。亦有欲所不當然。而防理所當然者。又有推欲之私。爲理之公者。要之以己同人。則欲之事皆可理行。以人從己。則理之機莫不蕩而爲欲。何以明之。人之動也。必有所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天。日用之閒。人事之節。所受命

者道也。憂之與疑。皆易理也。有憂有疑。濟物之心。何憂何疑。盡性之力。遇災而懼。有凶降名。是謂有禮。有禮者、四鄰之望也。怒以止亂。巽以行權。是謂有爲。有爲者、救世之略也。步不踰尺。則縱橫皆方。折旋中規矩。則環佩鏘鳴。是謂有度。有度者、萬民之表也。賤而有恥者。寵必不驕。柔不可犯者。強不可奪。遠而不至孤立。近而不涉諂媚。有所矯拂。因其勢而導之。有所開示。援其類而諷之。有恩于人。不期其福。不徼其報。誠仁厚之德。內結于心也。如是之謂理。而君子所當法也。臨下不剛直。則匡衡之居省門。事上不和悅。則蕭望之之輕丞相。長傲遂非。天性疏曠者。可救。學問頗僻者。不可救。富貴功名。此中蔽塞必爲禍。詭辟之論。偏倚之行。古人所最忌。今偏以此立名。出于己者。無所檢擇。故責于人者。無所程量。志淫則賤物貴我。心蕩則好奇尙怪。以我之所同。毀衆之所同。皆不祥之人也。如是之謂欲。而君子所當戒也。君子不以謹愼爲恭。而以理欲爲辨。故凡有位之言。皆法也。無位之言。皆業也。法則不可任意。業則不可苟居。陳治亂之幾。辨義理之微。善惡以儆來事。臧否以示後學。大道爲公。而非以自爲也。重厚簡默。不爲流俗所喜。而有道者取之。閉門卻埽。未必免讒。緘口內修。讒無由至。古人無絕物之教。而有緘口之教也。此君子立言之則也。不炫鬻以求名。不弛放以寄憤。恬然若將終身。使世不見其人。人不知其美。但安處其常。常者、分之所止也。雖有高位。不可不辭。雖有盛名。不可不避。雖有大辱。不容不蹈。雖有小悔。不容不居。惟以居心敬畏。物情自服。居心專一。事功必成。居心寬平。人必從化。是非之在人者。勿存諸心。怨尤之在己者、勿忘其省。勿存諸心之謂無我。勿忘其省之謂內訟。此君子制行之指也。蓋君子一身所言

所行皆思濟物。是以不用于世。良爲可惜。若所具者。無用之才。所習者。無用之業。所處者。無用之位。如井泥不可食。雖禽鳥亦不至矣。進德居業。而有此象。其人亦不足惜矣。

省克

養氣和平者。必無勝物之心。居心明淨者。必無累心之欲。無勝物之心。故內公平而外和易。無累心之物。故忘窮通而齊彼我。矯思以正其身。立義以正其思。刻意爲善。不溺志于所安。謹身畏法。不貪冒于所獲。以剛爲體。故守道必固。以健爲用。故遷善必速。知仁義。故重禮節。厲廉恥。故謹好惡。樂天之謂順理。知命之謂安分。俗豔甚短故藐。大人道味甚長故樂。古制道義廣大。不以絕物爲高。道心精微。常以謹嚴爲益。雖其一生未必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不存盡善之心。雖其一身未必遂有無過之日。而不可不懷速改之志。敬小愼微。日積而聖。如木生地中。長而益高也。意所便安之處。使人氣弛而形放。名所湊集之地。使人勞形而苦神。不好學。則不懲前過。不內省。則不求後益。勢所可爲。必不降伏其心。故富貴之人。往往多驕。心難自抑。必不鄭重其身。故責怨之人。往往輕死。既喪羞惡之心。必爲機變之巧。無所檢束。而日放其心者。不必有所利而後爲惡也。私心未淨。不能竭情無隱。欲心驟動。必多陵節失序。隨人而動。自處已卑。一感卽應。失身彌速。若此者。如火銷膏。如溜穿石。日積損而不自知也。易所云見龍在田者。雖無風雨之勢。識者已知非池中物矣。然非有殊尤絕高之行。人所不能。惟君子獨能也。其自愛也。如愛器然。既包藏矣。又什襲之。其措躬也。如行地然。既審視矣。又曳踵焉。不以德盛而傲其體。不以行高而惰其志。無愧于

心。無欺于人。無不周于事之用。如是而已矣。若夫警戒震動之心。人之大益存焉。一事之難。可以致終身之易。一身之否。可以致舉世之泰。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此省克之大端也。

知天

上天止此清淑之氣。流行不息。人受之爲德。仁義禮智。其條目也。天無雜氣。人無惡德。故古先聖賢。俯仰二儀。必合其德。天地之德。見乎其體。天圓而動。地方而靜。動者、道之權也。靜者、道之經也。天道無私。故可行權。地道受成。故宜守經。健行坎止。卽經權之顯然告人者也。聖人之德。見乎仁智。智者、萬物不隔。天地之動體也。仁者、私意不留。天地之靜體也。處己以靜。接物以動。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則與天地之闔闢相似。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則與天地之往來相似。有位施諸政治。無位明乎教化。則與天地之功用相似。此聖人之合天者也。天之心。無不欲其順也。人之心。無不欲其利也。聖人求義理之中。以施事物之際。使上下各安其分。萬物各止其所。所以成順致利。和合天人也。故言道德。必本仁義禮智。言禮樂。必本中和之德。言政治。必審因革。必崇愛敬。言兵必尙仁。言刑必遠申韓。是之謂明道也。人之體道。凡屬嗜欲之類。皆當以天道制其淫放。凡屬禮義之流。皆當以人事策其怠惰。天道人事。可以相輔。亦可以相制。聖賢則得其相輔之力。中人以下。則得其相制之力。聖賢嗜欲原薄。限以節制。則省克彌精。此相輔也。中人以下。任性則流于淫放。服禮則易于怠惰。故必以天道節其嗜欲。以人事策其懈怠。此相制也。矯情以從理。安理以復性。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有戒。亦所謂相制也。

立誠

進德之功。在乎立誠。誠身之事。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四德無欺。卽至誠矣。卽事卽物。堅守四德。而擴充行之。卽無欺矣。天道者、誠之最著者也。聖人之德。取足四端之中。而天下之理。充周有餘。天之體也。聖人之行。取則四端之中。而天下之事。汎應無差。天之用也。人之所尊。至天而極者。以其爲德不欺。而皆出于至善。又終古如是。有不爽之誠也。今有人焉。其德皆善。而又終身如是。則人而天矣。神之淸明者、理也。神之昏濁者、欲也。念之眞實者、理也。念之虛假者、欲也。善惡者、理欲之謂也。世之學者。徒知善之當爲。而非出于至誠。則往往有物以潛拒于其中。徒知惡之當去。而非出于至誠。則往往有故以默緩于其外。又以爲人所不見。遂變其初念。以從不肖之心。又畏其不可對人。而藏之愈深。以掩不肖之迹。此學者所同病也。好學之士。屏人獨處。淸夜夢覺之閒。莫非善惡兩端。較量不輟。事無大小。一旦當前。善則力行。不善則速改。不刻勵于衆耳衆目之前。不懈弛于隱微幽獨之際。然後物欲退聽。所性常存。是以無偏倚。無昏濁。無係戀。而足藏神明之用。且能涵萬物。包天地。統人倫。而亦具萬彙之體。體用兼備。則天人之際。往往相符矣。其始學也。苦無進德之方。但日去疵類。自有進益。不能進德。皆由不能去疵。而欲求美名而張之也。嵇康、阮籍。喜談名理。而窮理之功實疏。故不屑爲尋常之行。亦不能入聖賢之室。恃其才氣過人。而處乎末世。鬱鬱不得意。遂以遺世爲高。竝欲自遺其身。不知一身可遺。天下不可遺也。有道者。不惟不遺天下。亦不遺其身。謹持性所固有。而培養之。功與日俱增。自不樂爲放達之行矣。蓋人之爲學無限。敗德之事。皆

從虛浮華美之念。觸類推盪而出。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不痛。君子則不然。人之得失。卽己之成敗也。人之顯見。卽己之隱微也。恐無以自觀。故因人以及之。因人以觀己。則修己之功。不在人後矣。見善必取之。知善必與之。取之者、所以自廣也。與之者、所以深造也。蓋天地有自然之德。君子體之。加以必然之功。所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皆自勉以必至于是。而非任其本質也。其爲心也。時時悚惕。刻刻提撕。屏除嗜欲。使神明不昏。勤學好問。使見聞日益。揆度事理。使精義入神。樂近賢士。使觀摩有助。仁民愛物。以廣其仁。敬小愼微。以進于道。常存古人。使心存而不馳。勇于行義。使氣振而不惰。不摭華遺實。不有初鮮終。居以寬宏廣大。行以敦厚篤實。故有所企而日高。有所望而日就。不若參辰兩星。各居其所。終古不相近也。

順義

窮理之功。所以爲處事之地。理之是非。卽事之得失。每事當前。先舉而質諸理。理定而參以時宜。則經權皆備。而無餘蘊。此外利害得喪。不可勝詰。一涉揣摩。則執理之見。常不勝從欲之見。舍經權而計利害。不跲躓于當時。卽指摘于後世。蓋由止見利害。所以不見是非。或見利思義。常掩其非。或見害思避。常昧厥是。以利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則不式于義之過也。天地盈虛消息之理。萬事萬物皆聽命焉。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亡語默之節。一動一靜。無不與消長同體。則世路嶮巇可平。易之爲書。六十二卦。陰陽相錯。惟乾坤爲純體。以其純也。故靜專動直。平實易知。靜翕動闢。簡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齊。事變多端。專直

尙涉尤悔必參以委曲調劑纔得無戾翕闢猶有滲漏必加以彌縫融洽纔得無閒分數稍差時宜稍乖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補救使陰陽相錯剛柔迭用又審諦乎天地人之位以善措其專直翕闢之大而曲盡其彌縫調劑之細然後天下大務得此始成生人大業得此始安至于時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簡而足爲制事之準也故君子處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節者必案其節如人之有形體不可倒置也如形體之有精華不可壅滯也心之所安而有礙于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其情可嘉君子不以爲禮義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勢與羣望相迫而起其事雖正君子不以爲誠故君子處事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門內之治也大義滅親誅不避兄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門外之治也又當上下相應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漸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爲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違戾有善心而無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奪人之是故義所不克厭然而服不爲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謂順雖逆于事而理之所順卽心之所安不可謂逆也恩以情殺義以禮成情以勢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殺者世近則恩深世遠則恩降故持論有寬嚴制治有疏密也義以禮成者不使無禮義之人主持有禮義之事其事雖逆其辭必順正辭所以繩事也情以勢屈者小之事大賤之事貴情雖不懌勢所必斷又當屈情從勢不可以古法槩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當爲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責以道不量力而施責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爲福惡事以不成爲禍善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惡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蓋有天幸非人

力所爲焉。然事有未成卽敗者。有必待既成。然後敗者。勢未及重。其敗甚易。以其未重。故禍福皆輕。勢之既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敗塗地。故其禍常重也。凡舉事不義者。寧速敗而禍輕乎。寧倚勢速成。終于必敗。而禍重乎。蓋任勢而處強者。一不義。足以滅之。無所謂強也。此可先事決之。不待事後者。凡爲仁之事。與義相輔。有通其仁。而義不與者。以相濟爲輔。非以相比爲輔也。凝滯生于見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淨。纖者舍大而取小。吝者豐己而薄人。皆由大義未通也。聖賢舉事應物。爲之軌則。以淸其原。有以止天下縱欲之心。雖羣情流放。終不可奪。所謂盡己心之經緯。以齊人心之亂緒也。故事雖未成。而義已成。不必更問其事。事之所止。卽爲義之所止。亦不必過用其心。以踰其義。是以移風易俗。而人不驚也。且君子小人。其舉事各有不同。有小人儘可不嫌。而君子不得不嫌者。不可以成敗論也。中古末世。其舉事亦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敗論也。不義之事。易世而後。必反而歸正。魯人崇逆祀。而陽虎正之。襄仲殺適立庶。而季文子正之。當其主事之初。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所以難禦。有君子者。不與相抗。藏其形聲。待惡之既稔。事之將敗。然後起而圖之。否則讓其且成。而畜力以圖斡轉。否則俟其既敗。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聖賢所亟與也。然古今剛明之人。居心必誠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卽免難于苟。故君子既審事理之宜。又當日新其德。養成天德之剛。勿近俗累之柔。則善矣。

辨智

凡處天下事。因自然之勢。則理卽在中。自然之勢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體。自有視聽持行也。若以意見穿鑿其閒。與穿鑿其事以從己意。小鑿小害。大鑿大害。周孔旣沒。誰與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謂之無用。無用者、僨事之局也。濟物之功。或須衆人之才智。或須歲月之漸摩。苟孤立則無與。欲速則不達。亦僨事之局也。且貪心所至。亦能結而成形。畏心所奪。亦能積而成勢。剛果之才。喜于有爲。所見爲義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謀始。則疏于鮮終也。柔暗之質。賦性多私。所見爲義者。常主近利。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也。性情雖正。而學問不足自爲。善事猶庶幾有成。欲爲天下國家之事。必爲憸人所用。爲其學問未洽。不能無蔽。無以照破奸僞也。學問雖優。而義理未深。以之談論。充然有餘。以之應事。如負重任。而行險阻。號呼求助。不假簡擇。必有憸人乘幾而竊其柄。爲其學問未實。持論愈高。去事愈遠也。若此者。亦僨事之局也。事有經有權。經權竝重。量而後行。經重權輕。守經而已。古人變禮之事。則必謹之。故非大賢不可語變。變禮猶變古也。以變奪常。如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不安義理。而欲以權略應變。變態紛多。亦安知權略之所極哉。故事之合義者。人以罪我。不必求直。雖暫免一時之詬。恐貽終身之恥。事之悖義者。人雖歸功。不可承受。恐徼片時之福。終爲子孫之累。君子事無大小。理無淺深。以爲卽古人之事。卽聖賢之理。一一求諸古人。求諸聖賢。使義理充周。常在戶庭之閒。形體之內。心目之前。毅然獨往。坦然無疑。斯軌事之善也。求商賈之利者。不得惡喧囂。樂稼穡之美者。不得辭藨蔉。安棟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楹。是以雖異己者不可屏。雖惡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

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雖其事有違太平之制。君子猶必嘉之。以奬撥亂之功。以行義爲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義之有過。君子錄其義。而歸惡于相欺者。以秉禮而致怒君子。直其禮而惡其怒。以下犯下。以小加大。以詐取勝。以劫爲功。君子以直厭不直。擇其最甚者而惡之。從其稍差次者而姑貸之。以無禮爲心。而以有禮爲名。君子略其無禮。而從其有禮。蓋以禮厭非禮也。同心爲善。善必同。同心爲惡。惡必遂。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謹而志之。以觀其終。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之咎。所與既善。又當忘小過以成大事也。從義而失于後動者。雖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謂其不赴義也。從不義而失于後動者。雖有過。而君子微其過。謂其能畏義也。以義始。而以利終。竝所謂義喪之。聞過而改。知難而退。慕道而返。正則利端泯。而義獨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見厄則矜。遇難則排。雖所爲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達。其意與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亂也。遷怒不已。則反生亂。君子喜無辟惑。怒無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奬大義。敦崇至教。欲天下之人。盡守禮而息爭。勿扶禍而肯戕也。舉事之道。有舍小圖大者。有積小致大者。積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當積小致大。天下國家之業。皆有吉有凶。所生。未有鄉里稱善士。出門無險阻。遂成濟世之功者。君子讀易。而識去惡之幾焉。益之上九。有招禍之道。蒙之上九。收擊蒙之功。蓋求益不已。則爲衆所共怒。故擊之者。自外而來。蒙蔽之極。非教誨所開悟。惟當擊而去之。不使貽害斯人。是謂爲寇不利。而禦寇者利也。蒙蔽之極。孰有過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惡之實。則此有奮擊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擊蒙之義。卽或擊之義。其幾不可失

也。

鑒往

事有相去數百載。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觀于往事。所以自鏡。事至而有定見。有成法。學識充足。取舍高明。所以應變無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僥幸。不足取法。其他中才以上。皆當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濟世務。遏絕亂略。不可刻求多端。以爲雖公而不忘私。爲霸而不爲王。使前世無完人。往事無碩膚。必如吾所說。而後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則善。如是則否者。要皆事後之論。恣其口說者爾。當時彼此相濟。盡衆人之才智。而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時宜。不盡如後人哆然臆說。絕無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僅可百里。若坐談几席閒。爲倍爲蓰。惟所命之。其實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產隨才器使。衞靈公亦隨才器使。孔子皆取之。聖門何嘗責人以必備乎。且已往之事。持論甚難。有作事極是。而持論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盡是。而持論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論與處事爲二道。事後與當事爲兩時。未可以我見裁物也。凡論世變。卽窮所以致變之理。傷世亂。卽指所以救亂之方。五經皆然。故爲有用。若語變而不窮其理。則無以防之于未然。後之于初萌。傷亂而不爲之救。則徒爲譏刺詬厲。而不能出諸水火。登諸衽席。雖極陳痛切。終無益也。孔子稱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實之。夫功效何以遂爲仁也。天下大亂。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則與聖人同功。同功則同德。又何疑焉。漢高以下。未必有當聖門之學。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則功之所在。德亦

歸焉。何必劣于湯武。然五霸之事。則實有可議者。故管仲所以爲器小。五霸所以爲三王罪人也。蓋三王之政。巡狩述職。有聲名文物之華。省耕省斂。有上下相親之事。又且慶賞平施。威福與衆共之。而非以自爲也。五伯專以兵力迫脅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禮之天下。親上死長。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強力把持。變其世局。後人踵其事爲亂者。不止一端。疆圉遼遠。壅蔽易生。尊卑隔絕。吏爲殘賊。衆情離叛。機巧相應。歸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誰罪哉。君子論世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亂。五伯已亂之天下。得漢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無以遏亂源。不獎近代之功。無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覈。以成無用之學術也。故持論之法。表未成之事。以達賢者之心。明有勢之恥。以賤不肖之行。隱未著之惡。而從事之正與文之順。以存禮義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後患。以全終始之義。誅意不誅事。以示探端知緒。絕惡于微也。惡惡卽始。謂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樂終。美賢者之有終。而不毀其成。惡則窒之于前。善則推之于後。皆愛人無已也。以不正遇禍者。雖趨死于義。猶必致其責。謂義重于生也。在內之惡。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惡。有所不必盡責。故有誅責之誅。有誅絕之誅。或絕去其身。或絕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聖證。謾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別求過人之論。取高于世。此務勝不休。棄常而取異者也。蓋有益于世者爲正論。破壞義理者爲怪說。苟無益于世。卽破壞義理。戰國之士。皆舍常而語變。所以爲世道之憂也。不以一己私欲。亂天下公理。不以一時偏重。反古今常道。則學術章明。禮義森列。民有定志。法無二門。天下之亂。無由而生。此聖賢

明義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莊王篤于義。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晉景公高齊侯之義。率諸侯返汶陽之田。士匄恩足動孝子之思。義足服他國之君。自此以後。兵事寢伏。數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爲合義也。范睢傾穰侯。事之變也。昭王因以收其權。王允誅董卓。事之正也。漢帝由此失其勢。其故何也。昭王用范睢。非范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漢帝。非漢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則順而有功。操柄在臣。則逆而多患。同乎執有罪也。以宰臣窮討大俠。則罪人誰敢不畏。以討俠贖子罪。則罪人不復畏矣。同乎連姻帝室也。以右將軍從孫女女皇曾孫。則盛滿宜避。以暴室嗇夫女女皇孫。則不必避也。此在義不義之閒。相鄰甚近。而相背絕遠。君子所當深辨也。君多內寵。其子必結妻家爲援。庸人或賴此依附。賢者則義所不爲。第謀國之計。與謀身不同。雖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當有辨。謀國之計。有當冒險。難者槩以萬全。處之反失策而生事。義有小大。則事有是非。此君子所當辨也。人君用賞罰。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後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氣。在事後者。所以垂國家之法。人未作氣。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賞而違立功之幾也。事有定體。而先以破例悅之。是濫恩而賈半塗之廢也。勢有輕重。則義有先後。亦君子所當辨也。卽趙盾之事。可見儉約之衞。勝重門擊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禦大難焉。可知人君之前。不當拔劍焉。卽蕭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爲重焉。可知事定論功。以安大計爲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術。未可全恃故舊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漢。以平一時之憾。而天下大勢。卒不能去漢而他屬。初定咸陽。封宮室府庫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則程子所云物來而順應。姑置其怒。以觀理之是非者也。一則聖

賢理欲之介所謂利與善之閒也。此義之所在。散在衆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義之所在。惟聖人則無憾。弑君之人。有當討之義。告老之臣。有謀國之義。聖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盡知大義。則必從大義行之。而出問罪之師。若身在行閒。而用矛決戰。必非聖人事也。今之人。猶古之人。古之時勢。猶今之時勢。孔子之義。止于請討。請纓奪符。非所當爲。安得以我戰。則克一語推而廣之。以爲齊魯兵交。聖人自有妙用哉。取讒人而誅之。良快人情。然既誅之後。恩怨施易。尙多不測。大家巨室。積釁相搆。祁勝卻宛之難作。賢者豈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說。使直道猶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細也。此二事者。大義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雜以己見。深求事外也。若夫縱橫之說。古無此學。自蘇張發其端。相傳百餘載。直至封建變爲郡縣。而此風始息。蓋從來主持世道者。皆從社稷民生起見。卽商鞅之惡。猶未離此原本。獨二子者。但致金組尊榮。不顧有國禍福。又必不居一國。而後可逃遁曲全。其勢不傾危險險詐。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術。至戰國時喪盡。後世之亂。蓋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閒。不揣摩捭闔。朝秦暮楚。無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廢。雖曰壞先王之法。然縱橫惡俗。非盡去封建。不能割絕也。刑名之學。若鼂錯、韓非。皆賦性深峭。而所學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禍集其身。雖或幸免于當時。而子孫亦不昌。以其與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險賊者亦然。

測來

處事之道。既欲無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則行必有常矣。君子

行有坊表。言有準則。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極者。必有反復之時。以人力累之。使至極者。不移時而見傾危。聖賢于將盡之氣。則持之以謙。所以陰爲裒減。不使至于極。若其勢本不極。而欲以人事趣之。則聖賢所必不爲。不待裁抑而後然也。今人爲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爲之。或有待而後爲之。或爲之而不能忘諸心。或爲之而不能廣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雖初念未然。轉念未有不然。迨其已然。而後措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聖賢則不然。以爲舉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義。有意卽爲謀利。非正義也。舉事之後。有故立說。以明其道。有故卽爲計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義。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義念少。雖加截斷。只留一路。則學問把持之力耳。聖人以神道設教。非乞靈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誠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經爛熟。則義必精。人見爲事者。在我皆見爲理。見其理而往從之。故曰精義致用。衆理既備。則德必大。故靜之所謂神者。卽動之所謂化。立人達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趨吉避凶。但勝之以道。眞能有道于身。則吉凶消長之故。皆確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發。其所發見。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賢人君子。則從吉凶消長之閒。磨礱砥礪而後成。蓋英雄之士。道德之儒。總不離乎消長進退之理也。度時之宜。而處以卑下。受其垢汙。使羣物毒害之氣。別有所鍾。而不能相及。眞實無妄。不掩疵瑕。有過如日月之食。而無累于志。若此者。所謂天道也。人雖賢智。豈能違天乎。以人從天。則吉凶悔吝。皆有道以勝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業。此之謂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終歲之計。有百年之計。一代者、因時勢陵夷而救弊也。百代者、綱常典禮。不以時勢爲輕重也。得失在一時者。以一時之法決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計決之。則不爽于義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遂。乃發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計。以一朝之利昧之。萬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脅之。重怒深怨。罅隙竝生。與賤人同事。則受賤人之名。與惡人同事。則受惡人之名。與亂人同事。則受亂人之名。有其事。則不得辭其名也。夫兵作于外爲寇。于內爲亂。人之不義。猶寇也。己之不義。猶亂也。寇猶及人。亂必自及。己之不義。而欲責義于人。終自及也。己則無禮。而惡人之行禮。亦自及也。己不深謀。而怒人之咎。以無謀。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則必有相及之勢。與相及之端。非智計所能弭也。夫氣皆產于黃鍾。數皆起于杪忽。故作事謀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勢。勢成而背之以趨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與人共事。見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則勢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機而自棄之。爲不智也。計慮熟定。則舉動暇整。中道而易慮。常苦急遽無序。倉皇不寧。是以閒定之謀。自納于紛亂。三者、舉事之戒也。凡處大事。從道而不從衆。所以崇理而不崇勢也。崇理不崇勢。故有勢者。不得以非禮使人。人亦不得棄禮而崇之。戲言戲動。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卽不得謂非己之過。又安能免人之怒。過言過動。出于無心。既已無心。卽不必認爲己失。而專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貧賤皆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與人無不同也。險陂私謁之惡。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險陂私謁之惡。則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難。賢者可以無禍。而常恐得禍之易。故凡事之不必爲者。卽屬可已。勢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亂

而示人以卻。或詞激而徼人以怒。或志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動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論小之事大。賤之事貴也。漢文帝于南粵。全以肫懇謙讓開誠布公行之。宜其不敢違命。而奄然臣服。善處事者。以此通之。則寡怨于世矣。

決幾

昔人論治亂興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謂明于事勢。而助人決幾之智。故論世者。取衷焉。秦之亂。起于民不安。漢之亂。生于臣不軌。故漢之臣。天所不祐。終于亡身喪家。爲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雖有不順之迹。本無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亟于作賊。是以天心猶憐恤焉。故秦曰土崩。漢曰瓦解。土崩者、潰于下。如山之頹。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墜于上。如棟之橈。如柱之折。猶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亂自下起。故一夫勃發。社稷爲墟。若夫漢之王莽。暫得而復失。唐之河北。勢窮數盡而後失。秦隋之亂生于民。漢唐之亂發于臣。觀成敗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別也。子張十世之問。欲得後世興亡之迹。若漢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禮。禮亡。則國家隨之。此革代之期也。禮失。則百度從之。此治亂之幾也。秉禮者形勢雖弱。不失爲宗國。棄禮者雖帝王之裔。降而卽于夷。此聖人所治。以告天下萬世。而息圖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論。發其微矣。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孔孟二說。何難易懸絕若此。蓋孔子之時。封建未廢。世臣大家。各執國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備。取足其中。旣以奉公。亦用自衞。不甘心拱手而受命於人。雖齊桓、晉文。僅能率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載

時巡。如文武時也。此時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禮教信義漸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歸命宗周。無二心乎。此其事決非歲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後仁也。若孟子時。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復主張國事。采地盡歸兼并。將相別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繫屬天下。海內之勢。亦將漸合于一。一切跋扈強禦。皆不必慮。但能實行仁政。卽如風之偃草。席卷天下無難。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爲磐石之基。人事難移。卽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徵。彼郡縣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實則一姓孤立。故有五載而成帝業。匹夫而爲侯王者。孟子之言。豈虛語哉。六國之時。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擁兵之主。觀敵稍弱。則欲取而有之。值其強盛。又不能相下。僥倖求逞。是以戰爭滋多。生民塗炭。夫小大強弱之形。非人所爲。亦天所設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卽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後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與天合德。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汝心。蓋由平日以天自處。或率性自合。或勉強從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強者。天之健行也。克當天心。而後可膺天命。豈容圖度哉。大國必欲兼并。小國不能下人。其終至于搏戰無日。務勝不休。所值莫非危途。義理所在。時勢所歸。而強與爭。其終必不可爭。而爲衆鏑所射。雖孔孟如之何哉。國有可亡之道。天變見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賢人遁于野。不知收羅。是必亡者也。民間之俗。奸巧詐僞。偸薄苟且。仇讐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義。去順效逆。習以爲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諛之臣。充滿位宁。盜攘之風。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貨賂之資。盈于道路。外實內虛。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無忠謇之言。遠近無仁愛之聲。宗族無本根之庇。閭井

無困倉之儲。方州無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徵調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疇荒而宮室修。是必亡者也。倉卒擾攘之際。固有舉事無成而可觀人心者。陳涉更始是也。雖戎首無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見端于此。故明于大計者資焉。爲人所不能爲。則人不得爲其所爲。光武單車臨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結人之財也。將卒糧饟。取諸邂逅間。故能馳騁如意。若步步次且。處處屯積。如富家翁行徑。出門咫尺。資斧帷帳必從。萬無成事之理。賈復有云。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難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賈復所云六國之覆轍也。天下未定。有大志者。必不躭片時之安。高祖遣酈生說齊。雖下七十餘城。終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豈能斂衽而事漢。暫時雖定。終必戰爭。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則後此遂無事。此韓信所以決從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喪酈生也。田廣一聞好語。即飲酒罷兵。此其人可與謀大功乎。若田橫兄弟。僅能得士。而濟世安民之理。全不講求。局面既定。故終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前死而就功。猶愈卻就滅亡。此羣雄所不能曉也。至于人民處此。趨避尤重。雖曰觀天命者。觀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諸侯之會。豈皆迫于勢而貪于利。蓋有天命主張其間。然甲子以前。此事猶未定。宜審擇所從。或取聖證。或本經義。不可隨衆人耳目。妄自委投。蘇竟曰。俗儒末學。醉醒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張子所云。間不容髮。宜深長思也。凡應運而興者。必反勝國所爲。勝國最弊之政。即後王急務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矯其惰。弊在下者。不能痛絕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愛。理欲

竝用。新故相雜。雖僞定一時。終非天心所屬。有大力者。挈之而趨。將若之何。蓋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元。一歲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正。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奉爲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卽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當洗心易慮。爲之一變。以順天而從王。若上爲區區小仁。下仍閭左故俗。皆曰怙亂。非吉祥也。